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録

卷五

全祖望 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有鮚埼亭集

平原君論 一
李克用論 一
曲端論 二
九靈先生山房記 四
海巢記 五
梅花嶺記 五
枝隱軒記 六
方子留湖樓記 七
莊太常傳 八
貞愍李先生傳 九
宋蔚爵傳 十
陸雪樵傳 十一

蓬萊王孝子傳 十一
邵得魯先生事略 十二
遐追山二廟碑 十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十四
舟山宮井碑文 十五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十六
明節愍王公神道碑銘 十七
明副都御史王公神道闕銘 十七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十九
明兵部侍郎王公墓碑 二十
明按察副使穎庵陸公墓碑銘 二十三
李駕部墓誌銘 二十四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二十五
祁六公子墓碣銘 二十六
明職方主事錢公墳銘 二十七

天多老人墓石志　二十八
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　二十九
明嵩明州牧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三十
明故張侍御哀辭　三十一
屠董二君子合狀　三十二
王評事狀　三十三

平原君論

全祖望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于長平。太史公以為利令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所必爭。興王定霸。必先據形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黨最為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于趙尤密。故蘇厲嘗謂上黨入秦。則句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即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陵嘗極言于魏。謂宜通上黨於共甯。以為三晉計。然則魏尚知之。而況其近于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肯綮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為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即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縱知其無能為。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拔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為馮亭所笑也。況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屈。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于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澠池之會

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卜其斷。瞳子白黑分明。以卜其明。視瞻不轉。以卜其强。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挑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能以破墨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釁隙形焉。是役勝而秦人詘。六國之從。一時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爲嫁禍。彼亦復何憾于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洞然見兩將之才。如寘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遂議之。至于兼金既施。反間遂成。其于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爲事。而豈知覘撫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爲中。是所謂耳視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于易將。而至于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覩唐末乎。并汴虎視。無歲不構鬬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李克用論

國學扶輪社印

李克用以蓋世材。虎峙并汾。而卒困于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罷兵于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并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兗鄆。而反與魏人為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邢洺。遂使日蹙百里。幾于為靈州之續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全子曰。是固然已。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營天下之略。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于取河陽以通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臥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遼隰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溥之徒。皆不至為汴所吞。豈惟不為所吞。抑且足合從以困汴。而使之不敢動。計不出此。卒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甯。河中克用所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甯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於王珂為甥舅。其不肯奪其地明矣。然珂之孱怯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真庸才也。克用欲保全之。則當善為之計。為珂計。即所以自為計也。當克用破邠甯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鎮。以見己無兼并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于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留守其地。內以衛京師。外以

捍河中相與爲犄角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刼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即令不取邠鳳。而嗣昭戍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亡矣。遇此二者。克用已有必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晉。而其心猶畏晉。故吾謂尚有一奇策。可以出不意而扶唐室者。則鳳翔之役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應茂貞。然不足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河中以趨鳳翔。而其閒道可由慈隰以達鄜坊。克用若以銳師濟河。由鄜州衛枝逕出興平武功之閒。固合李茂勳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之。雖全忠亦將以爲從天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反京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青。南有襄鄧。皆不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一舉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乎克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反至于受圍。蓋用吾河陽之策。則汴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吾河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鳳翔之策。則汴人垂成之業可墮。彼李匡威王鎔之徒。嚴境內之備以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即劉仁恭之負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既挽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曲端論

宋史臣之為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犖犖者。跋扈逍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為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解其何見。予全子曰。吾諦觀端之為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忮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為經畧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鄰于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婁室自龍門渡河曲方遁矣。鄭驤死矣。王𤫊潰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于鳳翔。使之輿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攬其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逍遙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貢以師會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并王𤫊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間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于四裂而不支者。端為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為疑。于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

之。端之遷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國誅。失律亦誅。慢令國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霽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略。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氏涉筆 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厭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冤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聚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朮膽落。而淮上之軍。留連未去。魏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鄜延以擣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為東南事急。不得不出于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為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心憂屬車之清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蒿目犯手而為之者。固別自有為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深行三輔。未嘗一挫于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于和尚原。一戰于箭筈關。一戰于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于金州。皆王彥也。

一戰于魏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說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誘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治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治蜀也誅王夔古來大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即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為也及其誅也以幕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誅而于區區文字之間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為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于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于陜中也以曲端其蒙謗于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陜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于魏公者無以成功陜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于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于岳飛則真愚而妄者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之左有永樂寺。九靈先生寓于此。九靈故浦江人。柳文肅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于吳中。依張氏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乃避地于昌樂。久之浮海至甯定。計隱于甯。初卜居于定海。繼卜居于東湖。尋卜居于花墅湖。其後遂止于寺。時洪武六年矣。又十年而被徵。太祖欲官之。九靈不可。忤旨下獄。明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為自裁云。或曰。九靈初家居。明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畧。甚稱旨。而其後歸于淮張。淮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林。避地于寺。天下既定。有使者至甯過其寺。見九靈而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上薦。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為九靈。欲大用之。會有譖之者。乃祇除工部主事。九靈意不樂。逃去。太祖大索得之下獄。以鐵銀鎗穿其項下。骨卒。火化其尸。年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雲林文。此說見黃存吾閩中錄以予攷之。使九靈曾見太祖于金華初定之日。又曾奏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之還。即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溪諸公。已侍太祖幕中。不應復聽九靈之還。況九靈之惓惓于麥秀黍離。殘山剩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斯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時之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

而被縶。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爲元畢命。即令以瘐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爲寺重。足以爲吾鄉重。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以蜀山之勝也。嗚呼。古來喪亂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軍師國邑之人。即以下僚韋布。皆能礪不仕二姓之節。然此則宋人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人物纍纍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於以爲天地扶元氣歟。九靈愛此寺之勝。思永其采薇采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寺之不朽。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爲雲林。則見于烏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爲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笥張先生憲。暨丁先生鶴年也。戴寓于慈水。張寓于鄞。而丁卜居于定海。其所居在浹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氛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爲浹口之巢。可謂窮矣。而宣光輪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託寄。況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閥之系望。乃欲以藜牀皁帽。支持一代

之星火其亦間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淡口之築豈不為殘元七廟之所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饘粥之需未嘗妄受冬衣不能掩脛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却檀道濟王宏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為泉明貶蓋論人者于其大也而鶴年之戛戛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淡口求得海巢而過之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橫生梨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為皆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遏于陰而不得出其聲為雷一如陰之遏于陽而不得入其聲為風嘯髮白石之吟陽氣也強壓于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皇帝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能為雷而如蟲之風不久而散此亦梨洲就其身世而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孰為陽孰為陰其激怒旁魄俱足為雷其哀吹淒愴俱足為風不可以歧而視之至于鶴年之詩頡頏于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也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中不可落于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

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為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騄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畧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畧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為蛇畫足。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

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為作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起。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艷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于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為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為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愧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遞。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罌缾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遇。則躡之于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樵者牧

者湎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為未足。則呼靈而酹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為未足。則呼月而酹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為何人而後入之。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老入哭于軒。不知其為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或問之。則曰。吾于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于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為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鶴頂山中。薙髮為頭陀矣。顧以為不得溺于水。當溺于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于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于水而死于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于酒。猶之死于水。非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齊曾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為軒中老伴者。尚有二人。其一為茂才昌時來。六蘽明經而不就。其一為元辰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溺酒人。傷節士也。

方子留湖樓記

桐城方先生子留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鄞西湖寓公也。子留以乙酉之變。棄諸生。雜髮狂走方外。其來鄞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誑曰。是非鄮曾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周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苑公香谷宗公正庵之徒。曰君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閣其剌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嘿農石雁為之魁。香谷亦裁死。子留本參其事。幸得漏網。顧反有度遼將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華為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下有老母。乃遠客耶。子留瞿然遽歸。歸而江北山寨未靖。子留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壬辰復遊鄞。仍寓陸氏之湖樓。子留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裒資為買田。令奉母來鄞。即以湖樓居之。時子留之婦翁。同知甯波府事。不知者以為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留自天門山往石浦。蓋有探于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為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留罷詩會者期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留。丁亥戊子之間一宜死。英霍之間再宜死。嘔血于家三宜死。其不死也。謂天殆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免于客死耶。子留詩文集共一卷。董丈

曉山序之。附其櫬以歸。予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錦衣借繼樓。皆出于亡國之後。說者以為故國之星火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也。

莊太常傳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庵。鄞人也。學者稱為漢晚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趾山者皆在焉。居人訛趾為皖。又訛皖為晚。公之別署兩晚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赧王即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章公。皆舉公為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某侍郎。亦俛首稱門下于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公一人而已。于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郵刑江南。公論為之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鋮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

遂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留都陷。錢忠介之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爲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于翠山。衆人疑之。王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忠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忠介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于是共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公。以四明驛爲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明經祚隆王明經玉書林明經時躍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王于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于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于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爲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

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荊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韶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駁，夫己氏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僉事思任著移檄拒之。又廷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為。于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蕞爾氣象，似惟恐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汙，恐必不能免。舉朝共留之，而公決意去，未幾　大兵東下。公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故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耶？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尚未深。丁亥，疽發于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生林奕隆在旁作大還詞以祖道，為誦之。公頷之者三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心折同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為陳忠貞公，一為錢忠介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不同，然可以目之三仁矣。公所著有因圍集、山樵編、信水亭吟，今無存者。

貞愍李先生傳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鄞人也。學者稱爲侗庵先生。光祿監德耀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適母董孺人。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于適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通大義。不屑數行墨。肆力于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諤諤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无咎陳仲醇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于大臨所。抗言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于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舉。監司盧公牧舟是之。未能應也。先生乃日號咷當事馬前。并詰責諸鄉老。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鄞僊馮公曰。諸公即自謂力滿。不能報國仇。奈何更殺義士。乃邀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舟亦慰勞之。以是得免。南都啓瀆。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泗。作悲憤詩。遂成沈疾。逾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昕夕呼祝。宗有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歎曰。宜急令侗庵主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奮然起。稍稍進食。乃遣長子文晟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侗庵之病稍愈。已而事漸不支。侗庵復申前請。疾復篤。六月初一日之變。侗庵曰。吾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說者以爲祈死而得死。年四十九。忠介時在翁洲。哭之慟。門人私謚曰貞愍。文晟哭躃。其弟文昱曰。汝知而父所以死乎。葬畢。相與墨衰走海上。崎嶇

軍事。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洲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弟同日覆舟溺于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妄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區。顧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韋布之徒。其縉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於忌諱沈淪之下。遂與亳社聲臺。同歸寂滅。予每為梓里前輩。罔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實。漸以表章。而溯厥前茅。先生為首。又況文昱兄弟。以忠作孝。文暹砥節事親。皆先生之教也。而叩之諸李。莫有知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與楊尚寶南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敬身。詮次同里前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詩文。曰衣德集。其自著曰侗庵集。嗣後先生族子鄴嗣。因詩括遂為甬上耆舊詩。因衣德集遂為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子。惟文暹有子允錫。撫於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其所居長松館。自文昱兄弟死國。二婦入道。捨為梵宇。即所謂薛蘿庵者也。余每過而傷之。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贄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理

商經術。而尤留心于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于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遘奇疾。狂走。信足奔逃。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為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㸅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閒。而閣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為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為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于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遘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葬。倉卒未祔影堂。列木主寢室中。晰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于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煦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

稱完節。時以為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訕譏之者。蓋其言行若蓍蔡一本于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于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于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為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于剃。觀察周明先生死于遠。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于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為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篤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于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為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于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庵。峽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勵。語者默者。流觀與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

以為吐棄一切古穆如彝鼎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卷而與正庵為比戶其唱酬為尤多桐城方子留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已而奉其父儆居東皐之殷隘乙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于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間並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為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力固遜氏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免蘭摧玉碎可為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瑫嘗欲為作傳而不果其殁于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為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略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蓬萊王孝子傳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圍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蹟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庵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為人原款而深摡貌修骨聳連次不能以文自達遂為蓬萊縣小吏尹奇發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于官恩榮父永泰因貢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于市

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恚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殯擢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于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强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强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立門首。又為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証。恩榮出毋故所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屈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為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强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强禱治。奇强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强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遂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于時見者驚出不意。

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縶赴縣。會奇强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于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時。猶即矣。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于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涖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頗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歷落可喜。予因别撰一通以貽之。

邵得魯先生事略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於姚江族望中。爲孫謝王陳邵

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以發解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蘇存方。其高弟也。顧頗參以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遊。而獨事蕺行。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鄭眞維諸人爲義倉。桑梓中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與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屐齒。于是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眞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輒頻聞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

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孑然無所向。自是益下隱。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庵。先生時尚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爲尼于庵中。一日之中。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若粥不相通。久之皆卒于庵。先生所爲詩文極多。顧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以發老壽。顧于先生之大節。絕不一及。若有所諱。即族人邵廷采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予。而身後竟闃然。況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笑于九原也。

過追山二廟碑

歐陽公以五代少全節之士。深爲歎恨。推原其故。謂自白馬清流之禍。士氣衰而人心壞。吾以爲是時天下崩裂。文獻脫落。蓋亦或有其人。而世竟泯然未之知者。如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條光顏莌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吳之不屈于漢。皆不媿爲唐之貞士。而史臣失載。嘗欲合爲一卷。以補歐公之憾。且以闡漢之短祚。而劉昌嗣者。完名衡嶽之下。志士之待表章者。可勝既乎。蓋天地閒之正氣一日或息。則人道亦幾乎絕。故雖荆榛蕭艾彌望之中。而必有一二芳草生乎其閒。以

擔柱之。然其得傳與否。則又必視其人之天幸為何如。吾鄉慈谿縣東之三十里。有遐追山。東西二峯對峙。其上各有廟。歲月既久。蒼飈白鼠。縱橫出沒于楹桷。雖山中人亦莫能言神之本末。考明成化楊氏府志。引宋乾道張氏圖經。曰五代末有鮑侍郎約相錢氏。宋初勸以納土。胡穀劉報皆言不可。錢氏計定。胡劉遁竄海上。錢氏使人追之不及。遂隱是山終老。其時錢氏以詩懷之曰。東遐追分西遐追。鮑約何如罷約歸。海上人廟祀之。吾于是知是山所以得名。蓋因此二人之故。張氏圖經。今猶有存。而殘斷不完。猶幸楊志載之。顧同時南山黃氏作志。則竟以為祀鮑約。誤矣。夫以東西二廟觀之。其為胡劉無疑。一也。鮑約策已行。何須遁竄。二也。胡劉高節。應為明神。三也。黃氏蓋錯會錢王詩中語耳。嗟乎。真人出而天下同。偏安下國不得不聽命者勢也。而士各為其主。耿耿焉欲為吾君保宗社之恩。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雖與王不得而强也。故論者比之夸父之逐日。錢氏歸朝而後。其子弟彬彬焉記其國事。以備東觀之采。獨二人之姓氏不豫焉。豈格于嫌諱而去之與。又何惑乎路振諸人之闕如也。星移物換。吾里社中亦罕有識寓公之高節。而移而屬之識時務之人。僅僅乎空谷荒祠。追遡而得之。其亦悕矣。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于羅一峯。成于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强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幷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况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于此。漫不足爲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臯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遯。由慶元抵昌國。營于是山。其意蓋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鄰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巳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于是太傅探得楊駙馬。以二王至温。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甌。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于太傅不盡諱。然于閩廣再造。則以爲太傅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于巾子山之一磔。能使燐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册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鼇背上。尚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灑歷而二王一綫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于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

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敢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關。與是山塹壘。凡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于石。巾子山者。與侯濤山對峙。雙關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洸焉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衛軍卒于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甌。遂曰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兮。崎嶇謝峽而磵川兮。沈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攤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骸兮。忠魂騎鯨。往往還兮。時來此間。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為老鰥兮。春網登之。薦豆籩兮。

舟山宮井碑文

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井以宮洌。宮亦以井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熹廟烈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多。而劉文正公焉。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金兩忠毅公。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王節愍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猶淵渠逵蔦之所聚。舟山彈丸一區耳。辛卯之役。元妃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公眷屬最多。而閣部

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閫吳公之家。死者不一。其家居閒赴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執非笄珈火節所感召與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為吾甯之鄞縣人。世居鄞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于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于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始進冊為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願豫事。元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勛戚。而尚欲爾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　大兵三道入海。監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擣松江。以牽其勢。蕩吳伯阮進居守敗死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蠡灘鯨背之間懼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顧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掌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亂兵所窺。相與舁巨石塡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董戶部守諭為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

舟山訪得妃死狀即其井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于監國加謚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嗚呼天下之善惡一也景陽之辱高頴正法于青谿不可以為暴則舟山之烈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為嫌當妃未死嘗遣間使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兄歷敘蛟關之掠長垣之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葅蘊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延餘息茶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向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
聖主之前豈有不動色矜歎附之二后傳中者奈何并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 聖朝旌厲幽冥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洲即前宋之厓山也况元妃為鄞產是尤吾鄉所最有光者宮可亡井不可沒矣乃議為勒石而附董戶部之詩以當些辭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少時從天一閣范氏得見袁尚寶公所刻先進士忠義錄其中有將敎授景高所作傳較詳于舊志及自京師歸求是書于范氏則無有矣近忽從董氏得之驚甚嗚呼袁公之死蓋見賣于趙孟傳謝昌元而清容作志不立公傳初意以為五代史闕韓通之例出于嫌諱歐公且然又何怪乎清容既而見其為趙謝二降臣有佳傳乃知其黨于降元之徒也蓋清容之父處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紀先友也凡降元者皆多

稱之。而且作哀幽蘭操。以弔厓山降將吳浚。可謂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杭元者不立傳。或有可原。降元者反傳之。豈非黨哉。其所作詩。援陶潛而稱秘紹。亦可歎矣。著書而以顛倒是非爲事。將謂隻手可以障天耶。吾讀清容之文。未嘗不愛其才。而心竊譏之。戴考黃僉事南山集。謂清容于公。有通譜[illegible]逐之嫌。林學士桐齋疑之。攷甬上三袁氏鼎足並峙。不必求依附。南山之說。未必然也。予觀宋之將亡。四明以賈氏摧折之餘。辭遜于軍師國邑之寄。故殉難者寥寥。然亦尚有數人。知臨海縣孫璃前侍郎顧質子。去官奉母。道梗蹈難而死。憲司知事楊恕。不食數日。自沈茭塘。詩人皇甫明子。佯狂賦詩投海。裁數人者。皆不得見于清容志中。孫臨海補傳於至正志。楊知事補傳于成化志。皇甫見于谷音。又有林灊者。字堅叔。一字梅逸。詩人也。著有瓦釜雷鳴集十卷。和陶詩一卷。鄞人急嘗築惠生道院。施人藥。元師之至。以祖父墓在青山。去城一舍。往守之。遊騎至。執脅之。大罵不屈而死。其子公輔痛父死節。委家于弟。爲道士。守父墓以終身。而豊太平存芳以清敏斎。一門十八人同死。見于縉雲世譜。丹心碧血。僅而不泯。其亦危矣。是豈皆有通譜之譽而沒之歟。抑亦醜正有素。而自託于爲親諱也。嗚呼。千古之清議。夫豈一時之紀載所能持。其過甚矣。吾湖上有廣福寺。即北宋壽聖院也。舊爲公祠。蓋袁氏自高祖尚書公子誠有二女。嘗施田

三頃餘于寺。以贍放生道場。故寺僧世奉袁氏為檀越。而公祠亦建焉。明初柳莊太常以佐命起。祠祀中振。張尚書東沙據寺為宅。始遷祠于城西。至天啟中。而有司以河房之稅。為公設祭。又百年而予始為之碑。且附之忠義錄後。其銘曰。

可憐石頭城。甯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誰為袁粲傳。沈約沈吟頗有污

明節愍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死于野寺。莫能明也。而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其還。見于其姻家董戶部德偁之詩。閣部之死于南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以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效。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于璫。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于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為後圖。公曰。

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殞于兵嗚呼公志在死即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為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為莊簡之孫而有光于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為公立附傳于閣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為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椎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偁子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而死一子兆多有異才以公之殉于揚也不忍家居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兆多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舉連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作葆茲家聲

明副都御史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遺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甚至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

一死自謝。然爲恨事。徐庶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致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亦未爲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僨事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效。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嶴。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甯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既以不練之兵爲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觀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遺老致其扉屨之助。故杜嶴一軍之强。甲于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羆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于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　大兵決計下舟山先撤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于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公遁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

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喜甚。咸為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于是夫人晨夜勃谿詬誶。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擁骨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鄰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既脫。攜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于金門。張名振請為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為急。聞公至。請山寨且復為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蔡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于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為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蔡墺。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于浙東物色得之。亦咸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簡之。謂其懷于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蹤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之事已詳于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為其神道之文。乃即

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蟠屈。終于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厎。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公諱志寧。字幼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遠祖之郜。居奉化。宋建炎中。與李侍任倡起義兵以拒金。得千餘人。三戰于泉口。金人不能入而退。故明州殘破而奉化獨全。事定。口不言功。其後蔡文懿公幼學言之于朝。贈三人官。皆修武郎。而三家子孫遂大其門。之郜之孫仁聲仁澤仁霖。先後成進士。仁聲官至殿學。三傳而為恭禮。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母隱居黃楊縣中。公之八世祖也。曾祖鏓。祖寀。父僎。萬歷丁酉舉人之副。公由諸生食餼貢太學。少以名節自厲。乙酉六月。 大兵長驅入浙。公偏謁同里薦紳。勸以起兵。聞者皆笑以為狂。獨刑部員外郎錢公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初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敢主者。最後錢公力疾至。請獨任之。而故太僕卿謝三賓。家富擁國。新從江上迎降歸。遇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也。三賓私遣之書曰。諭茲訛訛。思拼頭顱以披猖于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即解矣。僕

請以千金爲壽。六狂生者。陸公宇爀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勤毛公聚奎。而公其
首也。會之仁中梅。致書錢公請自効。翌日帥所部至。大會鄞人于演武場。三賓不知
也。揚揚來赴。以爲殺六狂生。命在漏刻。坐定。之仁于袖中出其書朗誦責之。三賓戰
手前奪其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祭纛。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
一軍股栗。監國次於會稽。授公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會稽。以賂結戚
畹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且假勸輸義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棄官歸。甬一
年。江師潰。三賓復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是時浙地盡歸版圖。秪舟山石浦未下。
大兵亦置之不以爲意。而航海之軍至長垣。連陷閩海州縣。且逼福州。于是　大
兵之備浙者。頗抽以備閩。殘明遺老。始稍稍于浙東山中結寨拒命。而李公長祥王
公翊兩軍爲主盟。公與華王諸公計。以王公軍下甯波。而已翻城應之。因連李公軍
以下紹興。監國故疆可復也。華王諸公皆喜。馮公京第聞之。請以舟山之軍來會。剋
日部署已定。復爲三賓所諜知。發其事。四出按捕。五君子皆遇害。公獨逃之舟山得
脫。嗚呼。　大朝爲天命所眷。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于浙東。浙東一道且不支。何有
于甯波。諸公之耿耿未下者。雖云故國故君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終不
能不比之厓山一輩人物。況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以益難也。監國旣至舟山。遷

公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扉屨。不戒而集。辛卯舟山失守。公自刎死。其時以鄞人同殉者。楊吏部思任戴工部仲謀也。監國始于紹興。終于舟山。其後飄泊海中。無能為矣。公以倡義首事。卒以一死謝之。可謂與魯存亡者也。遺骸在海上。陸公宇爆捐金募人致之。以禮葬于城北馬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吾刖一足。奈何。啟視果失右趾。大驚。求滿補之。說者以為文山之見夢于髮繩也。公初娶徐氏。繼娶羅氏。子二。士駿士驤。方公初入舟山時。 天朝捕其妻子。有義僕文周匿之。赴官受拷。垂死不言。得免。羅公在囚中。作泗水鼎樂府。紀同難事首發之。其後羅孺人聞公訃。仰藥而卒。而士駿兄弟育于高公宇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蹈海不返。文周悼公祀之絕也。遂以縞素蔬茹終焉。一門節烈之盛。實古今所希有。云惟先曾王父兄弟于公最厚。嘗言公狀貌挺露。術者謂公必居風憲。不知其為忠臣相也。而王太常水功曰。幼安正命翁洲。遂與張太傅吳少保諸元老雁行。是亦何賞如之矣。雍正庚戌。公之從孫瘠越乞余表墓。乃再拜而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其銘曰。

以六狂生之特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倡江上之諸軍。以五君子之徒而不死兮。天厭之以備海上之孤臣。卒正命于九死之餘兮。天許之以成炎興之完人。嗚呼。給事是

爲遼炎戴士之孫。

明兵部侍郎王公墓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考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于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庵。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翃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組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于江上。上疏薦公爲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羲遵故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讐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翃以招公。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是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于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

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猝不可發。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谿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甯之義士董志甯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甯城戒嚴。志甯脫走。夏死之。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而去。 大兵急搗大蘭。公攜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亦應之。至于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于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于是 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甯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于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嶴。以嚴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邀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于杜嶴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

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間道入杜嶴。擊破圍練。大兵失圍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己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既盛。設為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為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為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于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汛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于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于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皆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皆以為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勅。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為主上言之。是

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為行伍石
浦健跳為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 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
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 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
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為之請於 朝
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
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
烹酈生於既降之時而敗之其志屈兵圍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
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我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
先以使來中道遲毆之分于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
者惟閣部朱公大典當烹招撫于金華至是而推于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 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為不洗山寨
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三十
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為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拒以親兵入翁
洲公固與定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亥秋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
復入山集散亡以為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山寨中父老勸令招兵

榆林白溪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將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甯。八月初一日赴定海。以 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擿其面而出。每日從容求帽。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責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脅。或中頰。或中膂。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刲頸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為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豢。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為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梟示甯城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公宇燝。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匹。棄之而去。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匣。

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憬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為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為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為文祭之。嗚呼。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崩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即令 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為桃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為斟鄩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為之內主。資糧扉屨。遞相援接。則以四明為安平之即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為無助。故黃公宗羲以為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畀之請。為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敗則為後梁郢州之枯髑頑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按察副使贛庵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為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兕之燐。盡在蠲除。不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

落。先生之子經畧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為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為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自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藏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為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咯血。踰年不應客。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强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己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窶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己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賛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綱戎不為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己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羲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即此已不堪立國矣。遂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為之崩

裂。諸軍航海。先生為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諜者。令詰死事消息。乃得閣部張之孫。以俘至。亟治槖饘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為脫縶。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已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為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邏伏先生為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塘。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悼也。先生諱宇[illegible]。字周明。別署鷇庵。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科子。生於萬曆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為上私謚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於城西右都塋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博士水功。矣。詩不多。沈痛悲甚。合為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既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官。遺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峰之日。謝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造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李駕部墓誌銘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鄞人也。學者稱為礐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為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秋齋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悒悒。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因謀從王於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於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獲帛書中人。自分必死。降臣夫己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免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為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斬斬不撓。華公歎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圜石。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為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怵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適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錦纏道諸闋。以為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搒。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歸。先生歎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慚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

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圓石亦死。先生以其子聘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因中之諾也。乙亥。蒼水長江之役。間道歸至天台。先生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得復入林門。亂定。遨遊四方以老。皆傲謝翺為游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自題曰。衆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先生學極博。生平寫抄雪集。手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麻方輿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不具。依稀宋儒王厚齋之風。及成公實慈以戍來鄞。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又私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契。晚年尚作小楷。薈萃諸儒言。其所著於三禮則有注疏詮集。於易則有舌存。於春秋則有晉書。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學。其詩古文詞曰殖闕草。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緝香諸編。有三峽聽雪。有石臼聞課。有鹿谿新語。有井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谿新語存。先生之墓在城東。其曾孫某乞銘。乃為之詞曰。

是為五君子之孑遺。忼慨對簿而無咿喔。天網恢恢。以護圓之餘黎。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公姓徐氏。諱啟睿。字聖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善為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鍪。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

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既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輒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閒。而使敵寇交訌也。則拔劍起舞。讀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於是遂相戒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正又如此。既久鬱鬱。一日忽埋故佩劍。椎酒桮。裂琴衣。削髮師事徑山浮看雷峰。則又閑靜寡言。粥粥如真道者。釋名洪節。寓近公。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受佛法。甲申之變。哭七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鶡冠。衣綠錦衣。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適元懋忌日。公橫刀長揖。曰介冑之士不復為尊先人作拜。顧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逕去。督師故與公同社。亟引見於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乎。對曰。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揮軍旅。不必官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首鼠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糧兵。則出立矢石間以先衆。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泣。徑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 大兵以為游騎。不以為意。亦遣裨長禦之。則奮劍直前。擒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為繼。且

戒曰。觀其師甚奇。必生致之。於是　大兵蜂湧而至。長圍四合。且戰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　大兵怒。剮其臏。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魂以葬之。百夫見公之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徒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髑髏而死。以愧諸營之賊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初。公聞遼藩日蹙。兩河內潰。歎息以為國亡。亡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而雪嶠之開堂於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端伯。曰可矣。即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亦或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為雙瓣香。說者歎雪嶠之為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庵筆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因抗節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然而大節如諸公。要不可泯沒。公之死幾百年。同里萬君承勳。感公之節。為勒石而徵文於予。乃為之銘。其辭曰。包胥之忠。夸甫之愚。廉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髑髏。多屬空言。踐之自我。死不受擄。

至今江門。澄雲如練。時有素車。空中飛處。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招叅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為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為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為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為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隱。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為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瓠。而僂足重趼顛癡狀。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跏趺。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為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

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往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為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兵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薦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偏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客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師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為之衰矣。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峰。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善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盤座上。摩其足而歎曰。使我困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跏趺垂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櫬。乃知為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於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累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

塔磨姑足稱天下第一。吾妻所居雞下出者。又為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姒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家婦曰楚纕。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煢獨。以姪從之。遂撫為女。孤鐙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為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為予言公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略丞行遯之蹤。世多未稔。請為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墅一門之衰。抑亦江東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為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歌大招。旌茲幽宅。

明職方主事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遴。字兼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為詩。亦工書。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婿。安人不可。父兄欺

曰。非不知其不可。顧錢郎播遷天末。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其家慘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間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錢文蘇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齮齕。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間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間。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獨治殯殮。祝髮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庵中。泣血紡績。以求歸櫬。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學道於戒珠庵。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己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識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況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鐙。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

人以巾幗苦年。矢若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濟恭以忠介為所後父。以安人為慈母。故藉承其祀。而乞予為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為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東過之。尚知所懼。

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邗牧。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為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為父行。國難時。其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為。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汐社。為楊氏宗老。老人最多學。諸書不倚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離遝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汩汩。以為異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閱項仲昭誤抹艾千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壽安。以為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為陳名夏。輒思嘔其血。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閩古古勸史道鄰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幸幼安項背。即用之亦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瀋歸晚節。稍妥蛇。諸公可為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

不然。莫妄言。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稗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衣孫如童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燬。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僅免。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衰。常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尚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為如願。欣然而往。既適館。設崇筵於綷帳。合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皋羽之殉葬。幸先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于某鄉某原。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為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其銘曰。

世所棄。天所知。書可焚。銘不磨。

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

秀才姓杜氏。諱懋俊。字英候。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世居縣東之管江。嘉靖中。有官山東按察副使名思者。其族祖也。自言出於少陵次子宗武之後。故又稱管江曰花谿。仍世富厚。食指百口。而秀才最以仗義聞於時。鄞江自錢湖而東。負大海。轄領鄉

谿尖埼諸道。與管江皆相錯。圍以重山。塹以深濠。擅魚鹽竹木之利。民居殷阜。而亦以巖險自為風氣。宋元時。置巡司於大嵩。以防寇之。明初。湯信公視海。以為未足。乃於大嵩築城。設兵控扼。隸定海衛。置烽堠。貯倉廒。管江一帶。始為安土。明季流寇鼎沸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閒起。秀才憂之。乃謀於其叔兆征。請頒土團之法於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閭黨為之安堵。而沿海諸村。無不仿而行之者。丙戌。浙東不守。諸遺民章皇山澤閒。猶思再舉。秀才慨然歎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反顏易節者。大半進賢冠人物也。草野書生。安得軍師國邑之寄。為一灑之。於是秀才忽若病癇者。獨坐一樓。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夕。家人駭甚。從壁罅竊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庵黃進士臣事君以忠闕義。墨之硃之。葉纍不絕。旋公子宗炌者。故都督翁子。其先世亦居管江。時適有五君子之難。公子豫焉。以家財募死士。秀才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幾及三千。公子逃王評事家勤入管江。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京第軍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而金峩山中。有賣炭趙翁者。或言其精星緯。讀兵法。秀才則親往致之。置軍中。奉以為師。未抵期三日。評事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邏者亦踵至。秀才梟邏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評事先入海。秀才意以城中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

部署軍士為入海計。城中兵果不出。而定海鎮將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江。評事中途被執。山寨頗阸塞。據險而鬭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重傷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公子縱火自焚。兆茲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隕。事定。管江之血如渠。而曾炭趙翁者。或見其煙焰中飛去。時秀才之父尚在堂。有司籍之。山中人憐其義。匿其親屬不以聞。未幾其父卒。其妻亦卒。其二子憲琦憲董。育於陸高士字㙫家。撫之如己子。董高士晚山教之讀書。范孝子洪震為之治葬。置墓田以贍其祀。憲琦甚有志行。自以父死國難。縞素不近酒肉。有妻不駭。字㙫等以大誼責之。始婚。未幾病卒。憲董已早夭。秀才遂無後。兆茲字承芝。宗玠字仲茂。時稱為管江三烈士。而趙翁辛卯壬辰閒。猶以其術往來海上。後亦死。嗚呼。予嘗過杜氏之居。流覽當年戰場。其閒居民果伉勇。一呼雲集。自視無前。然此特山澤閒習氣。亦不特湖東也。秀才讀書多矣。徒以廟社之感。頓忘其力之不足。而仗此輩以揮魯陽之戈。不亦愚乎。抑亦聊以一擲也。杜氏之宗在管江者。至今猶戚然。皆莫知表章秀才者。而陸高士子曰經旦頻請予志其遺兆。予故不辭而銘之。其辭曰。

由管江而東為童岙。是為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於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

嗚呼。崩雲裂瀑。如聞英爽之踪。蹢躅。平陵苗穢。剩茲殘壚。

明嵩明州牧錢公兩世空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梨洲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鋥遂以為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空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迸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顰蹙。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閒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致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為淨土。在旦夕間。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為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携小妻。舉二子。長子先卒。仲子隨侍而歿。子美恭奉母家居。即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

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毋。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僅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粤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瀨。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蹤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毋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鄉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裒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驌。字孝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啟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儔。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即鍠選父也。孝子既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甯。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即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決。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鍠選以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於滇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故張侍御哀辭

殘明六狂生之一。曰張公。諱夢錫。字雲生。故茂材弟子。乙酉之難。六狂生謀起兵。幾為降臣謝三賓所殺。幸免。以布衣入幕府。授司務。尋晉侍御。丙戌。走結山寨。又五年庚寅十月。竟死之。六狂生之起也。董華諸公皆司書檄。奔走其間。顧文弱非能從兵革也。而侍御於弓矢矛戟。皆習之精。故嘗在戰鬬中。當是時。左右錢忠介公者。莫如張公蒼水。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大張君小張君以別之。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軍。則簟谿也。曰王家軍。則篤庵也。曰李家軍。則研齋也。其餘草竊圜駭。不可指屈。而蒼水亦軍於平岡。與侍御大皎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時天下已定。海隅窮山。非果有恢復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中。首糧扉屨。聯相應接。雖重為枌榆之累。而一綫之喘。不為無助。庚寅　大兵洗山入海。蒼水泛海入衛。研齋亦去。馮王二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顧其侍士素以恩誓相依不去。　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鬬。夷傷畧相等。但衆寡不敵。遂死。五百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突圍而去者三人。翌日。有覓侍御尸。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則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時　大兵以圍練為前導。故與山寨卒多有舊。因得其尸而不詰也。於是諸遺民有識此三人者。事定。相與求得其墓。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過而

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為之哀辭

嗚呼。周之頑民。皆商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鬼伯詈漢。易地以觀。其揆一也

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生也。亦固其宜。其辭曰。

信公越公。不能扶宋。而況一旅。乃思妄動。肝腦塗地。逆天堪痛。五百人者。其死益奇。空山捉骨。重泉相隨。國殤毅魄。至今累欷。死者可生。生者可媿。死殉其國。生埋其蛻

我作誄文。噫無欲碎。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死於傴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為表之。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如何。各不相乱。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戊子之難。過宜華公為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顧若不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壙埋。予詳攷之。華陽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間。有須睪白者。遂不得比於段岐一輩。為可惜也。予既為華公夫婦合狀。又為楊公兄弟娣姒合狀。偶繙對簿錄。憫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雜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證。未可知

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竝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 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之。留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第。亦與若思擁錢忠介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瀝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竝角巾歸里。先是故尚書蕺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賃其半以爲署。有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瞯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言屬吾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效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即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練備兵使者。以予公

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内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韋遜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事石雁急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為内應。若思曰。諸軍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事。先期而夫己氏告變。諸道兵皆為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陴以望。駭曰。敵兵䝉面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内應也。即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即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内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祀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伉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内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己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請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聚讞。亦以過宜為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況過宜既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為。乃私為之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為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芝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為夫己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儁賢羼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

是亦頗咎之。過宜雖製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畀死請之。於是高公字泰。遣人請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愚。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焦原者也。可以不為而為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效。以萬一得當。上以為故國。下即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識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愚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既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若愚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暫而亡。其妹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妹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為夫己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卣一。別字石雁。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被被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即華公壻也。黎學使博庵曰。華丈蒼邃。王文簡淳。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鍾鉢。王尚沖夷。至崇經酌史。

不睦於諸子。則樸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峙。王如崑崗之玉。溫潤縝栗。至惘愊無文。恂恂不能語。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瓶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目。江上召為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儛對。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炌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扉屨。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釃酒。刺血誓師。約以翁洲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己氏告變。直指遣諜者入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擒諜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諸據險格鬬。別令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顧氏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己氏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塡一紙。如高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桐。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為出自評事。華公聞而

鷙曰。石雁留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為也。夫己氏私謂人曰。王固一沈靜淵默猝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忍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為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焉。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董稍與華公隙。未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義之心。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三年而化為碧。雖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

劉綸 字繩庵江蘇武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定有繩庵內外集

重修祠山神廟記 一

孝婦吳孺人傳 二

溧陽縣教諭鐵夫韋君墓誌銘 二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編修有道古堂集

黃氏書錄序 四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四

何報之詩序 五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五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六

侍月巖記 六

書巢記 七

符南竹傳 八

隱君丁敬傳　八
孝子沈煌傳　九
盧鶴開傳　九
書趙氏老婢事　十一
沈房仲墓碣　十二
孝女吳淑士墓碣　十三
封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十四
贈儒林郎汪君墓誌銘　十五
張大受　字可之江蘇常熟人康貢生有蔚圍遺稿非匠門也
戒得錄序　十六
刁約山傳　十六
齊召南　字次風號息園浙江天台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禮部侍郎有寶綸堂集
明臣謚法考序　十八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十九
沈廷芳　字畹叔號椒園浙江仁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山東按察使有隱拙齋集

顧鳳苞詩序 二十

教授王先生傳 二十

方望溪先生傳 二十一

祝　淦原名海龍字韶孫號人齋浙江海寧人乾隆丙辰舉人有井辨居集日新書屋集

書宋李忠定公集後 二十三

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二十三

送雷中丞侍母歸養序 二十四

翟思睦字及三號耕墅安徽涇縣人廩貢生官臨淮訓導著有耕墅文集

可亭記 二十五

龍門山寒泉記 二十五

重修祠山神廟記

劉綸

府城西石硐繡衣坊。予劉氏所居舊宅東。上鬲一垣而近。有祠山神廟。兩序列配侑食。左曰瑯琊王。右曰江東王。歲渝象設陊剝。棡埤欹洳。四傲故址。浸爲城守營假占住牧。方春香市。仕女䠥躂走三塗芳茇中。求所謂獻亭者以入。自予兒童嬉時。則其所見已如此。洎乾隆辛未。縱前三元閣。復不戒于火。於是沈師雲龍慨然蹶起。具牒府縣。率同社善信人。傭賃鳩役。一斥而新之。以戊寅秋即工。越甲申冬斷手。而後棲神館賓籥鏸。暨庖庫庖湢之所。莫不閎塏完緻。謂予里人寓書謁誌作記按廟中舊碣。一為元教授詹天祥記元統間重修大略。既不詳初建所由。一為明侍郎廖莊記天順間太守王儘禱涝獲應。錫山人鄒宗廣請錫金葺廟。專指江東王石固氏之神。無一語及祠山。郡邑志。又載明葺祠山廟。故太守謹事。而瑯琊王之廟。祗稱相傳晉元帝渡江後。奔牛鎮即有之。元末始徙于此。詮述尤勦顛姦。考明洪武間。釐定欽天山十廟之祀。宋公訥實被枝為記。其文惟綜舉祠山遺烈在人。歷代崇秩報功之本義于世系故實。則首括西漢龍陽人姓張名渤為正。次采張湯子安世之別說。而折以顏魯公所記。當在新室建武中。為時代不符。至晉詹仁澤曹樵祠山家

世編張祖鎮大帝實錄宋程榮祠山事要諸書。所吻神奇幻跡。則眞弗深考。雖予洵可云識體要而言雅馴者。竊意神醴川北民。湖長興荆溪通津廣德。惠我桑梓。距今蔓踰千禩。而精英肸蠁。能使小夫婦豎。無一人不心存目著。恐恐然福曰神喜。禍曰神怒。如闕其室而司其命。充天下神奇之類。宜無過是。政不待幻跡之相駴。即準此以繫二神配食之故。非人思遺烈。亦宜不在是。更何事徼名數典。緦緦擬議之爲。獨惜夫五十年已來。就予習見久弗不治之廟。出一沈師之力。已責券而蔵其成。迴視敝廬接武廟壞者。及予昆季輩次第通籍。未有尺椽寸甓之加。且益就頹落。爲人子若孫。顧不滋尸祝之愧乎哉。予以是多師之力。益以信神之靈。所爲揚詡嘿相其勿可斁思迆已。自餘鄉曲流傳。與諸書散見。有事非宋記所錄。而予樂師時薦神絃有合者。則譜爲迎神送神之歌。以付主者。

殺星弧兮卷卷。桴壇鼓兮蘇蘇。（神初祖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觀弧矢星爲弓政因賜姓又神故壇遺跡鳥不敢棲蟻不敢聚故見實錄）衆嬉蹮晋兮繽芭傳。中春上澣兮冷風滿箭。海凌在滌兮云卜其祥。飭夕張兮陳左（古神以化豕輟食豨易以犬牲見事要又里中傳言二月八日爲神成道日每春陰多寒祈祖宜用寒瀨）二睇神降兮告靈蕆里旺曾賽兮況洪庥。

右迎神

夫人仙李兮鏘佩玖。擁夾侍兮趙柳。九侯前兮五公後。神夫人姓李氏侍人曰趙曰柳九弟五子竝列封爵見實錄八廟之三兮今則有。里人每歲進香為廟凡八是廟實當其三嚮為馬肆兮無支祈守。曰生擭兮惟汝走。曰輸絹兮毋我負。宋咸淳間生擭時走祠下祠官不能盡執以償耕農歲輸絹牟祝齊見宋記睹神留兮將進酒。聖瀆迴矴兮橫雲停牖。

右送神

孝婦吳孺人傳

孺人姓吳氏。世武進人。明翰林侍讀學士復菴公中行五世孫女。父德稱。母許氏。孺人生十七年。鮮兄弟。父母撫愛之如子。不忍遠遣婚。擇配邑東馬蹟山元行許翁次子宏度為贅婿。兩姓竝以世家。業中落。宏度習奏記。歲遊幕外出。孺人婉娩閑內則。性至孝。嘗遇母疾革。刲肱肉和藥以進。母為少差。尋復不起。繼念翁年寖高。往佐饋山中。宏度修脯之入不時至。孺人苦營歲歉。翁膳必精腆。而自與二幼子尚忠遵恩、同糲食。每嗟噎交歡。雍正壬子秋。翁病瀕危。醫不肯予藥。孺人俯張無措。獨爇香中庭。嘿若有所禱。還拊二子背。夜深兒且卧。孃瀹翁炒米湯訖。來看兒。翌旦二子寤。驚問孃臂血何漉漉出。曰誤搶壁蘿耳。即挈之走省翁。翁言天嚮曙。我神爽勝常。頃醫覆診訖。曰脈頓起。乃今可勿藥。嘻異已。尚忠究出王傳胥方。訊所用。以孺人告。約少

選。過舍取制。叩之。曰。曰者心賊。而翁症忽變。而媛得毋割股乎。尚忠謝不知。然粗記孺人在室事。忡忪歸。拉弟索母於房。則方裂幅布複裹肱創。血益漉漉出。二子哭且叫。孺人亟手堵其口曰。勿使人知。人知翁弗效。猶汝外婆。孃白喫一痛矣。白喫一痛云者。蓋孺人前已刲左肱。至是當右刲。而左手溢。又齒齧肱肉。引刀急刲。遂并及脅。因語兒吾曩抹母。截延一月息。吾孝不至。方慟不欲生。有世母來慰諭。說割股者須聶切如星子碎。病者嚥一星。可一年活。而以金鐺濡藥汁。固無濟。昨吾擣翁湯。少不減十數星也。時翁病瘳。年政六十一。逮乾隆己未。得壽六十有八。孺人尚追悔。昔請呷湯不盡甌。常恨恨焉。孺人既貧困早衰。庚申猝得宏度粵中訃。銜恤治裝。偕尚忠奔迎。而首塗遺橐半為惡奴狗兒者乾沒。孺人愈不給。越辛未五月竟卒。年五十。

論曰。曲學之士。猥以貞女夫亡不嫁。孝子割股愈親。皆獨行過情。為聖經所不許。庸詎知一介至性激發。奚暇披陳典則。尺寸比擬而蹈之。善夫。朱子有言。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稔乎此可以觀孺人之孝。或云。傻庵公昔以爭江陵張相奪情事。被廷杖。至股肉狼藉不為動。孺人宜無忝其苗裔哉。

溧陽縣教諭鐵夫韋君墓誌銘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上策天下貢士於廷。蕪湖韋子謙恒由　南巡召試。　賜舉人。官中書。至是傳　制
一甲三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時子以讀卷官。再充教習庶吉士。韋子旣旅晉
卒業。則越席抱狀請曰。我先君之歿。垂二十年。生平學術官方。流被人口。願乞一言
納諸竁。而同館鄉先輩。具言韋子樸誠士。不敢以溢詞欺親。先生毋固辭。乃摭其行
實之大者。誌而系之銘。誌曰。君諱前謨。字儀哲。鐵夫其號。先世當宋南渡時。有隱君
諱許者。自江西卜居蕪湖。累傳至公高祖。贈文林郎。諱受薦。曾祖封朝議大夫。諱一
教。祖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諱蒞佩。考授文林郎。知河南新鄭縣事。
諱聖功。所至具有聲蹟。君以名家子治經。曉師法。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員。五試不得
解。乃以廩貢注泗州訓導。歷金壇訓導。遷溧陽教諭。尋移疾以歸。君平生課諸生。必
首告之曰。膚學飾經義。亡實用。其弊視荒經爲甚。爾諸生勿蹈此。諸生有内行不謹
者。所聞得實。當庭疏其斥之。其人嘿感悔。無後言。溧陽王生某者。其弟宰官武城令。
比喪歸。遺孤孫殤於痘。丹徒陳生故與王某郤。遂以圖產謀殺。介某。教授屬君納其
贊申治之。君峻卻不撓。而訓導某獨牒上。有司窮治不得實。然王氏以延累。家竟破。
後兩學官次第暴疾。荒忽呼王武城而斃。君顧家人曰。我嚮不受賕。義自應爾。孰謂
冥報不爽。其信且速如是。先是泗州積被水。額賦以次報蠲。後水勢寖落。有司籍上

涸出新於二則。分年復業。竝請增設潼安衛理其事。君奉調佐邑令勘覈條具奸胥舞文狀甚悉。大指請除一地兩科。已報涸復報涸。與報涸而實未涸者。大吏采以入告。詔報可。汰冗官。釐正課。歲減溢額租七千有奇。民以為便。夫府州縣學宮儲材之數也。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人師之范也。其秩輕。其守重。士大夫顧以早歲不獲躋通顯。往往需次。至氣衰日暮。不得已俛首押就之。詬詈者且目為贍貧優老地。而上官亦僅儕其投閑戀棧。不復以課最關之。即不自菲薄。無以揚其職。觀君在官所自效。其有不瀕頹泄者。庶嶄一雪斯言者哉。君至性過人。遘古太安人暨新鄭公之喪。皆盡哀盡禮。以弟病無嗣。立遺三子成龍為之後。殮葬悉以身肩之。晚繪授經圖一垂髫負劍捧書其側。編修君也。其志行醇茂。為學術官方之本蓋如此。君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甘安人。繼周安人。竝有壼範先君卒。生子七。長天棟。次乾隆丁卯舉人天禄。次縣學生成龍。出為季父後。皆甘安人出。次即編修君謙恆。次縣學生震棠。次復泰。次鼎復。皆周安人出。女三。孫八。孫女六。曾孫二。曾孫女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阡。銘曰。

匪道奚蹈。匪教曷造。嗚呼君乎神所勞。其窮弗擾。其貞用卓。嗚呼君乎天所旌。

黃氏書錄序

杭世駿

江寧黃俞邰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子披覽粗竟。竊歎俞邰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傅尚書維鱗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勳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目。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冷。迨王宏緒奉　勅重編。始依俞邰本為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爵里姓氏卷帙可考者。稍詮整有史法。後之論此志者。既不欲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書而附益之。是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今夫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于志寧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闕。且以訂范蔚宗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金史。嘗次藝文為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竑金籍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覩俞邰所排比。自南宋以迄元末。皆已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為己任。為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浙志經籍。需此書甚亟。當湖陸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集。暨居京師。句甬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後

諸公。蓋為明史起見。固未知俞邰網羅四代之苦心矣。第仁宗時。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邰親見此書。乃獨不之采用。所挂漏者夥矣。為不可解。因取所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書之缺遺。且慰俞邰於九原也。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此天之經也。儒官居賓師之位。講道論德。請恭自獻。倡率生徒。勉為忠藎。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為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字裏。俗所尚者不宗。俗所云者不以道也。甫弱冠。起為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羈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忤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瘐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宋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蓋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疏。而濂之恕也。裔孫殿江等。搜集遺文。將謀剞劂。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

言明祖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明年。用公為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諸人有辭者。而公留居郡庠。譜以為明祖初起。未嘗願絕於元。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張士誠降。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誠為大尉而居侯服。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天白日。曉然昭著於天下。肯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哉。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獲與校公遺集。因論公出處之大節。以幷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能辨之。不復述也。

何報之詩序

人之生也。有性有情有才。性與情生人所同。而才則所獨也。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為精靈。胚胎而為人物。衷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胸。造化實鍾美於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才有小大。用有廣狹。經緯天地。發抒道德。理治繁劇。區畫衣食。皆是物也。至若端居寡事。取求而不予禁。鬱勃而無所試。雕鎪肝腎。涵泳飛躍。率聰肆口。顚倒反覆而用之。而詩之道以興。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無才者任任好為之。且為之至於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憨且笑之。而猶不自悔。曰吾將以盡其才也。夫才至於銖銖積之。寸寸累之。則其為才也亦僅矣。蛣蜣之丸。不可以充珠璣。瓦釜之響。不可以叶韶咸。器有良楛。質有堅脆。稟之於天。不

可強也。不揣其本。而求之於末流。不輾轉迷繆。而離其宗乎。余嘗執此論以友天下士。大抵得交於余者。非才莫與也。今來南海。南海詩人之數也。而何監州報之為之魁。報之之詩。節安以雅。辭麗以則。雜曼倩之詼嘲。兼靈均之哀怨。其元本甚遠。而畦徑則甚爽。繇而讀之。庸夫孺子。皆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實而按之。雖使讀書破萬演漾蜿蟺。專精覃思。而有不能道其崖畧者。則報之之得於天者厚也。而報之不知其才也。且曰。吾第率吾意之所欲言者而言之。意盡而言即止焉已矣。余闇於決擇。而性又通倪。不暇較人短長。有以詩來質者。特恃吾喉舌以為之衡。讀之而其聲清越以長。味之而其義優裕不迫。雅鄭之分。清濁之辨。老於此事者。反覆詰難。而卒無以易吾之一言。則非以其詩為斷。而斷之以其才也。羅孝廉履先。其才長於詩。而與報之交密。知報之之才者莫如余。知報之之詩者。又莫如履先。以余之論。合之履先之言。嗚呼。報之之所以為報之。昭然其可睹矣。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德堪乎世者。不以省劇難易。悉其力為之。弗敢擇也。詩是者較量於大小。斟酌乎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掾其間而不知止。其殆迂道而未始有聞邪。道有因有伍。道無因無伍。無畀滯。無煩係。無瞋目搤掔。無意爲咨嗟。孰推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

未有止。有見於進。必無見於退。有見於常。必無見於變。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度。吾未有遇也。嶔岑之巖有美木。或斤而為梁欐。或削而為筍鐻。或弦而為琴瑟。青黃斷爛。焚如棄如。而木不怨者。物乎物。物乎所不物。有宰之者邪。袁子始求仕。休問彼乎巖廊。已而黜為吏。邦之人以為大感。袁子飾車騁馬。彷徉乎中逵。挈其眾。囅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幾乎道者與。道以因為生。以任為化。蟜衣陵舄有形也。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圜如轉。市南之丸。天且不得宰。而況人乎。袁子食朋數。被綺縠。車騎閑雅。過嫭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驅。環一市而閧者。懾氣屏足。莫敢喘息。袁子方邮乎湫乎。而不知其適之與俄。而簪筆磬折。舉拳鞠腃。勞日夕而不得休。則葹葹焉而寐。蘧蘧然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而不逐於因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古者刑名之與儒術出於一。自七略分而九流判。儒與法遂出於二。今之為法家言者。知有李悝商鞅韓非。幾不知有周公孔子。豈仁義道德之訓。果不敵武健嚴酷之治與。抑為民上者。果於俗吏自為。無有開導於其側者與。吾嘗論坡翁文士。言不必盡可為法。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堯舜。吾不

信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則曰明罰敕法。一則曰議獄緩死。此千古法家之祖也。春秋筆削。經聖人後定。而董仲舒集公羊以為斷獄。雋不疑援衛輒之義。輒收縛假戾太子。此豈律文所載乎。而有識者斷然行之不疑。無他。深於儒術故也。吾有文章意氣之友。曰龔君愚安。有經世大志。恢廓自信。而性喜讀書。吾與之磬錯時事。動中窾會。吾與之稱說古義。援據別白。吾與之締繪章句。海涌嶽立。濤淵生而峯崿露也。然而為儒不能以自見。出而參人幕。必其為儒吏也。而後從之遊。廣昌魏先生定國。海內所謂端人正士也。以禮來聘。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賓主交重焉。今黃門蜀中嚴君。以鴻臚卿秉臬湖南。聞愚安賢。箋日具書幣。請愚安與俱。楚以南。其風剽銳而急疾。問愚安何以為治。此非有異術也。敦以厚其俗。靜以鎮其佻。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鑄鼎屬角。拎箱束禁。制以為能。此法家之所尚。而吾儒勿道也。愚安往矣。書經義以相勗。可以驗所學焉。

待月巖記

蒼玉為山。嵮如也。高如也。其造境也易。窅者窋者。窊者隆者。仰且邪者。嶒屹尊剌。轟孱桔桀。摩窮巧老。嬰冥鬱峬。或拱而謙。或踞而傲。或俯而窺臨。或偃蹇而突怒。徵如谿如。千態萬狀。維巖嶄嶄。斯險乃備。書堂之南。疎石架壑。步虛梯危。朋比醜樹。作觧

之而。若墮復起。象植而欹。有巖崒然。蹴擘為兩。盤泉貫腹。朱草承掌。左騎風猛。右握雲幌。尻趾崔錯。脊背挨攏。傴仄蹙蹴。迫不得徹。朝曦大明。納月不朗。離然羣疑。莫可詰想。詩不云乎。度其夕陽。維陽有然。奚疑于陰。憑巖而望。映紫龍胥。犖确經疏。坪度危仞。始循南帶。次于北岸。樹道紛沓。石氣幽微。闃無一聲。圓魄東滿。其升於巖也。峪岈潆洞。春逢寒送。霓舒電接。補闕承空。浸水有底。窺天無礙。旯朗煋熻。幽隱畢貢。迨其降也。曲磴高下。虎木支離。陽開陰閉。了無傑偽。顧兒躑躅。陟歷嶮巇。一氣冷沁凝於秋池。居士曰。侍之時義大矣哉。月無私照。維巖之善承。需為事賊。躁以敗功。闇然而章。積久乃通。觀於斯巖猶信。

書巢記

翟子榜其齋曰書巢。規為圜環堵之室。而卷且盈萬。屬余為記。巢之名不在於釋宮。比於燕之蟚鶺鴒之旁。鷦鷯之一枝。義無所取。取其棲憑焉爾。仰而騰巢也。俯而窺書也。空洞無一物。外戶而不閉。義何所取。取其貪人之所不爭。竊盜之所不顧焉爾。巢則昌以名書。示所重也。況遼雲巢。林憲雪巢。徐陰海棠巢。然且不免乎逐耳目之好。書則居之安樂而玩。浸淫焉而益人神智。故重之。重其書。所以重其巢也。書則昌以名巢。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者。書也。勞之則聚。逆之則散。朝斯夕斯。寢斯饋斯。若終

老之菟裘。若栖心之精舍。既以巢書。亦以巢翟子也。故曰書巢也。翟子無他嗜。亦無他營。𨇾𨇾乎排纘而編戢之。莊莊乎正襟危坐而雒誦之。忘憂忘食。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老之將至。或曰。噫甚矣乎翟子之愚也。翟子耕于東郭之野。穫之挃挃。積之栗栗。發其窖藏。可以殺歸子。可以徼貴傲賤。操奇贏以自飽。翟氏世家郭外。桑柘繞屋。蠶績盈筐。抱布而貿。響緯贊而紡。弄機杼而織。可以衣被一屋。可以大庇寒士。不是之務。書積而室不寬。書益而財日損。雖至愚者不為。而謂翟子甘心而不悔乎。或曰。翟子處若忘。行若遺。貌誠類愚。徐而察其術。豈似夫小癡而大黠者。何也。翟子所與偕。所與遊。所與歲時伏臘。黨醵而蜡飲者。皆鄉之人也。使翟子棧齴以架鑿。淅淺以規陂。畜文魚。蒔美竹。飾樣尊。列雁壺。弦瑤琴。絙寶瑟。設百步之幬。縣九華之鐙。于時鼓鼓。于時考考。皆鄉之人耳目所未嘗經也。視聽眩轉。心志迴易。不召而赴者。且日三四至焉。叫者。嗷者。譸者。踞者。號呶而索飲者。跳踉下上。擾雜乎斯巢之中。翟子力不能禁。且將加禮焉。而翟子憊矣。書則世之人之所不欲觀者也。鄉之人以為獲石田而無所用之也。亦既觀止。若鐘鼓之享爰居。不驚駭而卻走者希矣。翟子從容晏處。無應對之煩。無絲毫之費。坐享南面百城之樂。揖聖賢于千載之上。禦流俗於千里之外。翟子之書巢成。而翟子之計得矣。余嘗造焉。不知翟子所讀何書也。示余

詩。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與之言。與鄉之人所言頗不類。且與城之儒衣而鷙步者。所言亦不類。則書之所益大也。乃知翟子愚於貌而不愚於心。愚於生計。而工於立言也。雨或人不知。或則以為愚矣。或則以為狡矣。是鄉人之愚且狡者之言也。而翟子偶偶乎遠矣。

符南竹傳

君姓符氏。名之恒。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為錢唐人。少有高志。自為學官弟子。即有聲。餘於庠。太公嚮子晚。晝意厲之于學。尊師敬友。庀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覽百氏之書。書恒手寫。丹黃間雜。筆迹淵妙。觀異冊。至減衣節口。斷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漠無所嗜。獨喜為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旨粹思。骨堅而神邈。希風者并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雕厲所至。時時闖其奧窔。清勁遒鍊。破除俗言。有直諒多聞之友。曰王曾祥麐。曰汪沆師李。曰張熷曦亮。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與予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援證古昔。鉤抉疑誼。創為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凌暴一切。已而予與師李破爨。走京師。曦亮薄遊江淮間。王瞿孤落無所容。為文誄墓中人。得金取寄妻。趺蕩自喜。良友希闊。聖幾不自聊賴。體素清羸。疾疢間作。詩益刻削峻厲。凌淫于中州

河汾暨江湖諸老間。銳不肯休。而體中時劇時已。尚欲塞兩老人望。力疾赴省闈試。遂用是不起。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貴三倍。山水刻厲。沙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蕃。此大造之恒理也。使聖幾狃忕時習。爲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擬榮名。躋上壽。何乃專意抑志。希與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而實不然。層酤酒肉。可以療寒餓。而不可爲傳寶。富貴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示久遠。耀後來。論者以銷鑠精膽。爲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食終日。而不一用其心者。瞞瞞瞑瞑。欲盡是冥昧之歲月。奚爲乎。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瞞瞞瞑瞑。吾即不許其終天年。則其議誠駱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斷至乎古之立言者。適不幸而死。死而用爲警厲。是可以爲訓乎。余留京師。二三子學殖消長之故。恒往來于予心。聖幾緘所作示余。吒咏終日。愛而不肯釋。與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爲之。所以傳之之道。非吾黨之責奚責也。其孤國傑。刊其詩既成。請爲傳。遂次序以貽焉。

隱君丁敬傳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蘗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荊榛。剔苔蘚。手自摹搨。證以志

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即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書屋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以棲諸子。悉其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縶。農不能逮也。寘人張沅字畏廬。號徽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壘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為詩國。閒房冷剎。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舊碩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謾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敬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遁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紗衖。將遷矣。而以母柩先任。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為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為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佺。亦能詩。而入分得父家法。

孝子沈煌傳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為邑諸生。父天暐。亦列黌序。避讐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屢矣。始壯即跣足徒步。獨行七千餘里。書零丁數萬。黏通衢廣術。及叢祠委巷殆偏。冀有所識引。得蹤跡之。卒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既歸。煌就館會城。父故好游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其志。晨夕扶持。備極色養。父歿。哀毀骨立。目瞿心瞿。自殯及葬。無纖悉遺憾。歲己未秋。從會城歸餘杭。沿山行十八里。野曠無人。猝遇彊僧。將肆劫馬。煌素尫羸。手不能持寸鐵。作力格鬬。甍傷於道。抵舍纔一夕。以力憊竟不起。年僅四十有三。妻早歿。一子先夭。余聞禹航沙村。有沈孝子墓。不詳其名。邑水橫溢。母被溺。孝子號慟入水。抱母屍以出。如越曹娥故事。詳載邑乘。煌善吟咏。工行楷。尤長近世書義。思力綿邈。侃侃自立。尋父一事。可與沙村比烈。而妻子凋喪。不得上其事於有司。竟罹凶暴。夭其天年。名姓不得章於人世。有心世道者。烏能默而息也。

盧鶴閒傳

自余有知識。即習聞里中有盧君子。曰盧君鶴閒。篤於門內之行。施德於里黨。嫺威間。至不可一二數。心每嚮往之。洎削迹歸耕。始見鶴閒於儕人中。益信曩之所習聞

者之非妄。而卒卒不暇。不得與之朝夕遊處。客歲鶴閒以老壽終。孫子同等撰次行狀。介執友胡君樸存。請余傳寫其生平。余既慶鶴閒之有令子。能託之文字。以永鶴閒於久遠。而又喜鶴閒之行事。實而可傳。隱然有以增重於予文。而不違乎春秋不虛美之義。乃為傳曰。君名金聲。字浩亭。一字鶴閒。姓盧氏。系出范陽。宋時有充之公者。為審刑院判。由台州遷東陽。十九傳至心泉公。自東陽雅溪。遷居杭之東里。即君曾祖也。生德甫公。甫遊庠而卒。君王父斗華公。以君父悅庵公往嗣焉。悅庵公為錢塘諸生。錄二十人中。 國朝初定天下。推殷戶為糧長。宗人漫以公名上。遂棄儒服。已重違公意。而逆僕復謀為奪嗣計以撼公。公僕僕訟庭不勝。憤懣以卒。年僅四十有五。屬諸子曰。吾為儒不得竟業。齎志入地。汝輩毋忘此志矣。君兄弟四人。獨君最幼。小母氏金太孺人。撫諸孫嚴謹。君既就外傅。偶晏歸。太孺人詰責不少貸。繼以戛楚。踰時。怒猶未已。君婉娈承歡。起敬起孝。語伯兄以送葬故。兄曰。曷不置辯。曰。吾不遣僕人以白吾母。有違出告之義。累吾母門閭之望。罪莫大矣。何辯焉。已而伯兄佐人幕江淮間。仲叔以懋遷不恒厥居。君甫成童。即持門戶。養寡親。能得其歡心。家業中落。不能具肥腯。晨餐夕膳。必謀一味之甘以進。戚友有酒食之召。時羞珍果。太孺人未食。輒逡巡不敢嘗。親串中或感其意。必先以奉太孺人。而後敢召。君蓋在家句

之年。純孝之聲。已孚里黨矣。年十八。慨然請於兄曰。為儒不能救世。且不能救貧。盍
首舉子業中。無益也。吾讀活人書。可以伸利濟之志。而裕衣食之謀。庶於先人之業
不墜。而堂上之養無憂。吾意決矣。伯兄許之。君於岐伯俞跗之言。若有夙契。覃思默
慮。洞垣一方。立起人無算。自此遂以醫名。伯兄自華亭移疾歸。既亟。握君手。以母老
子幼為言。君跪哭承之。經畫其後事。無遺憾。遺孤甫三歲。其次生七月耳。邱嫂歸甯。
君以太孺人愛孫之故。朝必攜之歸。含飴摩弄。以博北堂之歡。暮仍送之母氏以就
撫。里巷或相目笑。而君不顧也。君初娶於沈。壽殁。繼娶程。能事太孺人。君亦財用稍
稍優裕。凡所以娛適太孺人志意者。無所不至。商邱宋太宰有疾。公子編修至時方
視學浙中。知君名。以幣聘君往。君以母老辭。編修要君益力。承太孺人命。不獲已。預
儲數月承歡之具。復為伯嫂謀百用之需。涕泣登舟。念太孺人不置。道過關山。所見
關壯繆廟。無慮百十數。君必入。祝母壽筵。占母安否。暮宿一廟中。負牆而寢。夢神撫
而促之曰。起起。時戶已扃。夢魘中忽躍身戶外。壞牆應時而崩。寢榻已為齏粉。既至
商邱。太宰病即應手愈。謀將為君入貲。以為進身地。君念太孺人切。頓首力辭。太宰
知不可奪。以千金納橐中。為君壯行李。君歸悉以奉太孺人。凡太孺人所親愛。下逮
臧獲侮甬。以暨九族之待以舉火者。推解立盡。時兄遺孤已成立。為加冠娶婦。一乳

舉丈夫子二。仲叔兩兄。君悉迎養同居。會食太孺人前。太孺人未安寢。長幼悉環侍左右。視聽形聲。事必稟命。梱以內詬誶不形於箕帚。笑語不聞於廳事。門風肅穆。和氣周洽。數吾鄉孝友淳深淵懿敦樸之家範。蓋未有過於盧氏者也。太孺人年八十有八。感末疾。君夫婦親侍湯藥。晝不貼席者數十晝夜。逮不諱。君已逾六十矣。哭母如嬰兒。搶首泥面。痛絕復蘇。飦粥數勺。形神骨立。凡太孺人帷楊器用。陳列如生前。戒家人勿得妄動。每一入戶。即哭不絕聲。明年。奉母匶與悅庵公合葬於仁壽山之祖塋。以伯兄祔。仲兄繼歿。又明年。葬之於西泠橋。叔兄無嗣。逮其卒。以三子憲高為之後。伯嫂苦節逾四十年。君為之請旌於　朝。君之所謂篤於門內之行者如此。兩娶外家。皆貧落無後。君毅然為之喪主。至戚魏氏張氏有若敉之屬十餘棺均層淺土。君力任而併葬之。親串中有貧而鬻子者。君償得之。為償價攜之歸。以急告。傾囊橐與之。無德色。或面焚其券。雖其家債累。終不一語及也。君素康強無疾病。以傷愛壻故。鬱鬱不樂者彌月。既得寒熱疾。命諸子啟手足。含笑曰。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戚友不期而至者數十輩。哭聲殷牆壁。閭里之人。有為流涕者。春秋七十有八。時乾隆十有五年九月九日也。子三人。曰同。曰子雯。曰憲高。孫一人。曰潮生。

舊史氏曰。傳奇節易。而庸行為難。余觀前史孝友諸傳。史臣不能無文飾。或微之慈

烏孝笥靈芝白兎以章其瑞鶴閒慥慥篤實君子以上諸瑞證之無一有也而元歙保合誕靈孕秀篤生賢允嗣守前志食舊德竟先文學未竟之業以大其家然則盧氏之瑞果不若慈烏孝笥靈芝白兎耶余傳鶴閒特以其行合乎蔡董而不著其美報俟夫有史職者擇而錄焉

書趙氏老婢事

吾姻親趙氏有老婢年七十餘雍正甲寅之五月以老疾死吾妹以書來請曰婢終其身不肯嫁為人婦志甚烈事甚奇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且於例當不得旌兄以鴻筆提獎幽隱閔念其不久將泯滅假之片詞庶藉以有聞乎予曰然是烏得以泯滅也寡婦之泓貞女之私其精氣光怪尚將寄託之冥漠磅礡之物以發抒其志意郤其撐拄於人世者六七十年之久而與草木卒同腐朽焉於理無是也雖然吾知而不為之計則於吾為不仁而吾戾為滋大按婢失其姓少鬻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艱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路祿子之學于趙氏者趙氏則戲為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乜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為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

自齠晦。媒氏至。詈罵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迺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窗足亍不肯前。客目外至。蒙面睫目不肯視。舞色而興。治饍酏。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既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疾倦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楷櫝衾斂悉從厚。謀將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為保母李意如壙志例。杭子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者耶。在易暌之家云。男女暌而其志通。婢不為六二之遇主。而為九四之暌孤。不婚不嫁。比於天且劓。有過之焉。以于巷有鑽穴踰牆之羞。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有張孤無脫弧。婢可謂嚴於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既納采而夫死。女往哭成婦禮。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奇齡為紀其事。又有貞女莫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養父以孝終。官為綽楔表其閭。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為而為之。若古潭止水之不可汩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若曾冰積鐵之不可斲而毀。食苦茹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於禮經則不合。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族閨襜賢媛之所勉彊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臧獲侮甬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沈房仲墓碣

昔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史册書之。以為美談。吾鄉沈氏。其殆庶幾乎。東隅先生。為海昌查少詹聲山愛壻。其作合也。以詩。有子三人。次公房仲。則沈氏之東坡也。浙西自朱檢討竹垞殂謝。海內之稱詩者。以海昌二查為巨擘。房仲少從初白翁遊。繼又采獲於查浦侍讀。初白稱其含英咀華。宮商協奏。不難步武香山。凌轢蘇陸而侍讀亦無異同之論。其族叔歸愚。亦謂覩天地間無結轖不可解之事。亦無哽咽不可道之辭。士林以為篤論。房仲流覽既富。游歷漸廣。南踰嶺嶠。北抵梁齊。過都歷塊。以沈雄磊落不可控抑之雋語。一洩其胸中之奇。凡從學於查門者。未有能過之者也。初白翁有女孫。愛其才。遂請為繼室。盧吉士六以序東隅先生之詩。引謝詩厚以女妻黃魯直事。以目少詹。查浦又述其語。以目初白。余謂授受淵源。即繼以婚姻之好。遠自聖門。而敦煌繼美。韓之李漢。朱之黃榦。均斯義。然則海昌為沈氏兩世之壻鄉。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爾雅釋親有四。而房仲居其二。以母黨則彌甥。以妻黨則館甥也。房仲在兄孟公弟萩林之間。無腰鼓之誚。萩林觀察登萊。提刑齊豫。官轍所至。遊展必偕。家庭燕語。朋友遊處。獻酬羣言。抒寫獨得。皆以詩為職業。若起居服用之不可須臾以離。又若飲食男女之不可一日以廢。竭心瘁力。歲月耗磨。欲詩之不工且富。其可得乎。歸老窮鄉。有孟東野之窮。無張子野之壽。其可哀也。亦所以成其

為詩人。秋林葬君於某山之原。謂余曰。吾兄辱與子厚。志墓之文。非子莫屬。余曰諾。房仲名心。仁和諸生。家嘉善。有孤石山房集。系以詩曰。

君貌不揚詩最工。清氣盤盤蟠心胸。墓門樹櫝號寒風。中瘞瘦骨如青銅。瘦骨或朽詩不朽。斯語請質初白翁。

孝女吳淑士墓碣

孝女吳瑩。字淑君。私謚淑士。海寧人也。父應星。患滯下。伯兄琦文。重繭走二百里之石門覓醫。醫游武康。即迹之武康。血流被踵。不知也。醫嗇術。不肯行。處方與之。益增劇。琦文哀憤甚。引刀刲股。而刃弗殊。一臂幾折。執喪廬墓三年。母汪以晝哭殆將失明。朝夕舐之。數月而光復。旋患鬲中死法。琦文博求方術。以時消息其病之所起。主其湯液醪醴者。女弟瑩也。視無形。聽無聲。繇冬。及夏。不夙則莫。脇未嘗貼席。口未嘗甘味也。歷六七年而母瘳。而孝女憊矣。形瘠神離。不可為矣。年二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戌六月八日也。琦文獲旌入忠孝節義祠。而孝女不得請。何也。琦文之孝顯。孝女之孝隱。顯者可以辭達。可以筆述。官司可據以入　告。隱則深知者能信。不知者不信也。又非可人人強而與之語。又非可人人強而使之證也。兩楹之殯。閱九年。歲在壬午。其月日。兄子有曦。始克葬於硤石祖塋西偏蓮匯之原。碣曰孝女吳淑士之

慕。女僘環瑱。願養父母。如北宮之女嬰兒子之所為。母哀其志。賢同邑朱氏子為壻。女故朱氏婦也。宜稱婦。說春秋者曰。婦者從乎姑之辭也。孝女不及事姑。無作階著代之文。無三月廟見之事。孝之名縣而無薄。不屬於母而誰屬也。孝於母。在吳則為孝女。穀梁子所謂以我禮之也。以我禮之。則猶然女而不婦也。女而不婦。則婦之不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壻無御輪之迎。父無反馬之致。魂魄得依所親。聖人之所不禁。通儒之所不譏。孝女之孝。雖九原不隔也。然則可祭於祠乎。古無其禮也。古無其禮。而吳氏行之。所謂禮以義起也。考有宮而孝女無子。奠有牖而孝女無女。無子無女。而有若敎之餕。是吳氏之恕其祠也。所以酬其孝也。謚曰淑士。義何居也。詩曰。釐爾女士。女有士行。則與凡為女者有間。孝女誦書明大義。從伯兄學。潛心經術。非聖之書不覩。吾志其墓。據經以立言。孝女之士行見。孝女之純孝亦見。系之詩曰。

惟孝有五。不及婦人。男統乎女。聖經不云。女嫁曰歸。義在食貧。有舅有姑。至死服勤。偶或歸寧。不能終身。抑搔疴癢。勢不得伸。北宮嬰兒。冠古鮮倫。至老不嫁。志在養親。倚川女瑩。降靈自天。依母為命。若將終焉。母為擇對。不送之門。壻馬出贅。女不往婣。母疾危篤。食不下咽。蛾眉宛宛。含愁而斲。量水稱藥。斟酌等分。時其起居。時其夕晨。

時其消息。忘寢與飱。洗手作羹。味邁八珍。母飫而甘。母食而芬。回斡造化。收召魄魂。以女精氣。益母元辰。綿八寒暑。沈痾頓損。醫工咋舌。技窮而歎。歎女純孝。感猶天神。母則痊矣。女則瘵矣。神離形癈。大命莫延。偏親號咷。伯兄涕漣。兩楹布奠。有文一篇。誦女力學。非聖不觀。生孝猶易。死孝實艱。使堂斂作。褻衣不陳。漆鐙無光。繐帷久縣。旐塗不啟。凡閱九年。兄子猶子。葬之新阡。蓮漉之兆。松柏萬千。謚曰淑士。告於几筵。碣曰孝女。表於隧埏。敎我一老。據經立言。春秋書法。禮堂舊文。虛公酌議。誄辭璘盛。煒我彤管。以俟懿綸。

封文林郎許君墓志銘

吾讀九靈山人所撰殷德輅墓志。何其與吾友樂亭許君相似也。山人序德輅所折獄者八九事。出其被冤者。多至二十人。釋其株逮者。多至八十人。晚年憂先人墓廬圮廢。謝事歸。治田築室於先墓之側。屬其子從大儒先生學。以紹隆其先業。德輅起家縣吏。終縉雲縣幕。而其治效。乃與漢于公張釋之等。豈在居顯位都尊官哉。樂亭與吾偕遊黌序。有聲名。未三十。即棄諸生服。出參人幕。余嘗哂其急於謀食。不知擬科第取青紫。無顯揚之志。既而其子鉞舉于鄉。又三十載。而其孫學范復舉京兆試。余固謂讀書不食報。不於身必於子孫。則又疑其如于公之有陰德。而莫得其端倪。

既而憬然悟。卉然興曰。其在斷獄乎。獄有小大。歐陽子云。求其生而不得。則生者與死者均無憾也。君持此意以終身。獄之有冤濫者寡矣。至其小事外之株繫。貧民失業。或以畏死。或以飢寒疾疫而瘐死。此治獄者不失之疏緩。即失之迂謹也。君行年七十有六。經歷燕齊秦閩之區者。踰四十年。此四十年中。所全活者。或二十人。或不止二十人。所省釋者。或八十人。或不止八十人。積功累行而不自知。即其子孫亦不知。旁觀之人。孰有載筆而爆其事者。此于公所謂陰德也。許氏自再從以下。四十餘棺未葬。君深以為疚。買地於橫山之陽。自平涼命孫學范歸營春秋宅穸之事。依古殯葬之禮。無問親疏遠近。悉斬板而封之。及學范成進士。從弟堅曰。此吾兄澤及枯骨之報也。嗚呼。君於斷獄。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而謂自炫以求報哉。責報於天。尚可謂之陰德哉。君名堯堂。字曰某。曾祖維新。有鶴峰集十五卷。祖儀。邑諸生。有萍影集十卷。父煦。以孫貴。貤贈如其官。三世皆隱而不耀。至君子孫。始以科第顯。弟登早卒。遺孤二。曰鈞曰銘。教之成立。長而並仕。皆有几案之才。並宅兆契。以妥闔殯之幽宮。鈞銘所行視也。君晚景恬愉。就養子舍。優游觀化。歲在庚寅六月七日。考終鹽茶官署。取海寧張氏。先君十八年卒。贈宜人。子二。鉞平涼府鹽茶同知。鑑國子監生。女一。適錢邑庠生趙錦。孫三。學韓殤。學范乾隆壬辰進士。學文尚幼。曾孫二。乃

順乃大。曾孫女三人。鉞自平涼反杭。將以某年月日。穿張宜人之竁而合葬焉。求如九靈山人銘其墓。而不得其人也。以屬余。是中銘法。宜為銘。銘曰。

刑鼎菌蠢宜畏殘。中涵厚澤種子孫。晉州虎冠晝殺人。夜援獨子留侍親。以手代僵全厥元。法官向以故殺論。望天無路終戴盆。有父控訴馳馳奔。三刺三宥宏 天恩為理出之以不冤。義衣如炭車哼哼。輿誦載路喧平反。殺飛攘善識伯尊。我詰過庭知其原。例其用意他可擬。胡取一一形諸言。不信視我銘辭傳。

贈儒林郎汪君墓志銘

汪君扶搖既沒之九年。其孤韜英。將卜葬於長興之鳳皇山。先期來乞銘。按狀汪氏先出自魯成公少子。六十一傳至大四公。始遷江南。遂為歙之休寧縣人。祖考建烈誥封奉直大夫。考勇錫 敕封文林郎。君名純。扶搖其字也。少而歧嶷秀異。寒鈔暑讀。書若宿識。筆飛墨騰。文若宿搆。以是絕為大父所憐愛。在羣從中。獨有銅盤異饌之奉。年十八。為諸生。祭酒兼該羣業。於春秋經尤邃。謂金華宋氏之論。自元以上。言春秋者凡五變。今則變益多。而其流愈下。青田之明經。環谷之要訣。祇以仕不學科舉之用。降是而匡解明徽諸篇。則又變諸生為學究矣。是欽意傳疏。左右采獲。抉幽探微。雖儒宿莫敢抗手。閔後進皮傅目睫。杜鄭王馬之書。舉場發策。緬緬紛紛。掌

目張口。乃條食貨刑法邊防州郡數大政。州署部居。補山堂之考索。續源流之至論。以讀貧彝倫。其窮究元本若此。遭大父喪。容色肢瘁。嘔血數升。丁所生憂。齋居墓廬。三年不入內。春秋諱日。素服上食。擗踊孺慕。終身以為常。上有四兄。皆能文事。昕夕過從。清談干雲。摳衣躡履。親執食器。友誼謙篤。感動隸人。初娶於徐。未廟見以渴疾卒。過時而腹悲。繼娶於陳。雅相禮重。不蓄華妍。其內行醇謹。蓋天性也。晚築畫溪草堂於雉城。遺編蟹篋。旁魄罔羅。巾帢之歡。徧於大江南北。扁舟造門。莫適賓主。揮琴剗燭。遺韻立成。君外和而內毅。倔倔自立。期為有用之學。屢試不得志。雍正丁未。以疾卒於長興之里舍。年僅四十有五。子一人。即軫。英州司馬　敕授儒林郎。贈君得如其階。銘曰。

於維春秋。微婉義悉。淵源夙承。助遠匡質。朱墨別異。微旨遍出。嗣永嘉陳。不改科律。莞彼荊舒。新義杌隉。農師佐之。蹷距楚躋。權衡有澈。集解有徹。牙角撐拒。未究曲直。鏗鏗康侯。類鱗盈帙。魯史聖文。書法兩失。黃澤而降。正學在歙。寬以纂疏。汸用師說。師山考傳。疑誼則闕。有儒一生。汪罔來葉。世歷五變。鴻論秩秩。為左鍼盲。為梁起疾。為羊輸攻。海涌嶽立。誅詖發瞖。視此丹筆。昊天降試。車軸早折。靈幽體默。遺著滿室。我造銘辭。徵以素業。授經何人。鑒於貞石。

戒得錄序

張大受

古之君子。以清律己。不以清絕物。知人情莫不有所欲也。未嘗不為之養其欲而給其求。然人生受命於天。有定分焉。非其分之所有。不可以倖邀而苟得。是以君子惡專利而戒營求。夫境之豐嗇懸絕。而人之嗜欲無厭。於是恃勢力以籠取。精心計以鉤致。而賊虐攘奪。肆行而罔顧。溫利生孽。人非鬼責。遭會迭起。身名俱敗。殃及後嗣者。比比也。若乃揮金玉而不盼。處脂膏而益奮。千載之下。使人仰清風而懷高躅。至於匹夫蒸義。好行其德者。竢其食報。亦多轉困為亨。澤流奕葉。以彼較此。孰得孰失。可以憬然悟矣。韋川嚴公。仕宦三十年。歷司風紀。洗手奉職。家無中人之產。祿俸所入。輒以周恤族黨。施及鄉閭之無告。力之所及。知無不為。官況蕭然。比於寒素。晚節彌勵。採集經傳之垂訓。以逮史氏稗官之所紀述。貪饕廉潔。榮辱禍福。可法可戒者。為一編。取孔子戒得之語以名之。蓋將用以自儆。非以其所能者。愧人之所不能也。庚辰孟夏。予應公招。留止星沙署齋。暇日出以相質。與讐校焉。予復於公曰。公之清操隱德。克媲古人。無侯有所慕而為。有所畏而不為也。豈藉是以考鏡者。獨念世之妄希非分。得不償失者。且一誤而不可追。紛紛逐逐。卒未有所底也。其以是編為砭俗之金鍼乎。庶幾覽者惕然有省。循分知止。思其所法而遠其所戒。則公之因律己

而勉人於善者無窮矣。公曰。有是哉子之言也。俾剞劂以布之。遂推公意而僭爲之序。

刁約山傳

君名戴高。字共辰。號約山。姓刁氏。世籍浙之慈谿。爲義門。自其祖始來常熟。因家焉。父允美。自號樂真。翁工筆札。善談論。邑中名士多樂與之遊。生二子。長董儒。君其季也。董儒業醫。恂恂修謹。君生而逸邁。既就傅。攻苦力學。受經於孫君巨源。博通羣籍。其舉從雲合寶周。皆宿學能詩。君朝夕摳衣。得師友淵源之益爲多。又嘗受筆法於趙東溪。趙與孫皆吟壇老宿。故君自少卽以能書工詩名。爲諸生。一再踏省闈。遂謝去。專肆力於古。居市南。一室環堵。筆墨縱橫。簡編錯列。茶香花氣。拂拂几案間。入其室者。忘爲闤闠中也。與兄董儒。皆至孝。君尤善事親。母久病。扶持抑搔。非君不安。衣不解帶者嘗半載。兄弟無私財。董儒爲人治病。受酬。君授徒。束脩所入。皆以供奉親費。生備養。殁盡禮。邑中稱孝友者。於君兄弟無閒言。有子曰從周。年少能文。補博士弟子員第一。未幾卒。董儒前卒無子。從周遺孤曰乂。君時已喪偶。奉寡嫂。撫孤孫。家庭岑寂。恆鬱鬱不自聊。已亦自此善病。足不良行。坐卧一榻。惟哦詩作字不少倦。字法顏柳。結體勁正。腕力獨健。善大書。索書者屨塡戶。亦藉潤筆資。以佐蔬飦。終不爲

顯人署名。嘗曰吾書五尺童子望而識之。素何俾捉刀乎。遇親故有求。欣然應之無吝色。大幅尺素。無不饜所欲而去。人以是益愛而重之。詩初學綿長於七言古。筆意雄横。後宗韓孟。疾病呻吟。窮獨感慨。一發於詩。往往直抒胸臆。雅不欲以姿媚悦俗。覩其書。讀其詩。可以知君之所存矣。君直諒多聞。與人交。洞見肺腑。曩時座客恒滿。後亦稍厭之。晩病益劇。上嗽下瘧。眠食幾廢。竟以是卒。平生究心小學。訂正點畫音聲之訛誤。取唐宋韻及説文篇海許顧諸家之説。薈萃成書而未竟。所著詩集若干卷。君殁於乾隆丙子正月。及夏而文亦病痢卒。有遺腹子。從母養於外家。遺書散佚。故居已易主。君之身後一至此乎。吁。其可悲也已。

論曰。古稱善無不報。孝友之家。宜其有後矣。若君兄弟。天性淳至。氣誼敦篤。足以勵末俗而綿世澤。乃兩家僅此一孫。既成人受室而竟夭殁。呱呱遺腹。又可必其成立耶。即幸一綫猶延。後嗣凋零至此。更數十年。風流歇絶。將不復知刀約山為何如人。然則君所賴以傳者。字畫之外。獨有詩耳。固後死者之責也。余與君交四十年。相知最深。余稱詩實自君發之。讀書有疑。必就質。非遠出。未嘗三日不面。商搉文義。坐語移晷。不暇及世務。君於時人少許可。獨喜余詩。余有作。時為君誦之。必加賞歎。然余詩與君絶不類。余失之婉弱。君過於剛挺。亦嘗自患語多倔強。每謂其孫曰。此篇俟

張丈來改定。其信余如此。甲戌冬。余將遊閩。往與別。君時卧牀不能起。褰帷共語。君歔欷曰。兄歸當不復相見。平生有詩數百首。他日爲我決擇而存之。嗚咽。余亦飲泣不成語。頷之而已。及丙子旋里。君已下世兩月餘。亟往哭之。間與其高弟王子入千謀梓其遺稿。屢向其家索之不得。竟未知存否。今入千亦死矣。余老矣。恐身負前諾。死而有知。將無以見君於地下。暇日畧爲詮次其行事。辭語鄙拙。不足垂世。後有讀者。庶幾由余言以想見其人。君行誼多可紀。好學尤不可及。嘗記除夕過之。戶外方有索錢聲。君尚攤書據几。丹黃不輟。嗚呼。今豈復有斯人哉。

國學扶輪社印

明臣謚法考序

齊召南

武進錢先生博雅多聞。至老猶手不釋卷。出所編明臣謚法考二卷相示。愚讀其自序。及例言十則。歎先生識見甚高。持論確不可易。又遍觀篇中依類區分。後先次第。同異犂然。大書姓名。細注字號出身官職。得謚早晚。而其人之賢否。與其謚之當否。一展卷。燦若聚米。洞若觀火。可括明史之大綱。此豈徒以蒐采之富。考訂之確。為勝朝備掌故已哉。天理萬古不泯。原不外人心好惡之公。而帝王制治有權。取舍勸懲。皆本乎天以行之。生有爵者死有謚。本以貴貴。而義取賢賢。或貴未盡賢。或賢有差等。至於蓋棺論定。美惡共知。將葬而請。會衆而賜。累其生平行迹。掌於太史小史。其事至重。其議至慎。其事雖有節取從長。而其心則實持天下之至公也。夫以諱事神。雖始於周。而貴貴賢賢。即爵與名。以激勵德行。豈自周始乎。文祖藝祖神宗。唐虞已有顯號。清明濬哲。史贊二帝。聖神文武。益頌帝堯。夏禹稱大。稱神。商湯稱成。稱武。尊崇實先有周。至於八元八愷。德行可名。而皋陶謨。于九德中擇其具六德者俾有邦。三德者俾有家。是即賜謚其臣之權輿。周公立政。所謂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者也。以辨材論官謹其始。以考績黜陟核其繼。以易名賜謚要其終。賢否定而好惡彰。天理明而人心奮。此周公制作。後世莫守其全。惟謚法暫除於秦。旋復於

漢更數千年。不與周官周禮封建井田學校典章而俱去。豈非制治者所尤當慎重者與。自漢後職在太常博士。代有駁議。載於史書。其總條謚法。如白虎通獨斷所述。沈約賀琛所撰。宜從宜革。宜損宜增。宜分宜合。至宋眉山而義已判。至夾漈而論尤詳矣。乃以考歷代得謚之臣。大名細名。不必與行盡肖。然則懸空而為之名者。心無不公。因人而定其行者。稍涉偏私。即無一克當也。有明定制。自親王外。不用單謚。職在禮部。議自翰林。洪武僅崇勳戚。永樂漸及文臣。洪熙始厚贈舊德宮寮。皆特恩也。其有官品應得。許奏乞恩。暨積年久遠。聽從補賜。宏治以來。大典亦為明備。而一代人材輩出。輝映後先。開國智勇。略近炎漢。靖難忠烈。遠邁李唐。若夫功安社稷之臣。學探本原之士。以及折權奸。掃邪慝。進退不苟。潔己好修。其人尚有趙宋遺風。宜其時倣古定謚。清議易於博採。權度易於審量。然求名肖其行。可法可傳。良所當獎非過獎。使盡如徐武寧常忠武之為武。王文節劉文成薛文清王文成之為文。自殉難死事外。如于忠肅楊忠愍海忠介之為忠也。豈不磊落軒天地。而蹇夏稱忠。李稱文正。溫稱文忠。得無名實相反耶。蓋自風氣遷移。事不師古。以文為詞館閣臣專業。以武為世爵軍衛通名。當賜謚時。恩有輕重視乎君。誼有厚薄視乎友。家勢有盛衰視乎子孫。而名有上中下。隨意所定。人之賢否。謚之當否。皆非真知灼見。實有以合

天下之公心。其果可為定論焉否。觀斯考者。論其世即知其人。可以悟用人致治。惟心公則理自明。理明則賢否之鑑衡。必當。謚法特其一端也。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天地予人以靈於萬物之性。使亘萬古而不易者。曰綱常而已矣。其同於萬物。隨時變易。使人有苦樂壽夭。國有盛衰興亡。亦若寒暑之有遷嬗。草木之有榮枯。氣運轉移。雖天地亦不能以復挽。而忠臣義士。乃於國之既亡。冒險圖存。蹈死如歸。經百折不少挫。豈非當時人心。所共指為逆天者耶。然其生也一息存。其國雖亡不亡。不亡者其寸心也。其死也國雖亡。其寸心實不死。不死者萬古之人心也。天地不能自挽氣運於一時。特生一二人樹君臣之準的。以留綱常之不易者於萬古。如宋丞相信國文公其人也。臨海東北百二十里濱海地曰仙巖。洞壑奇秀。德祐中。公自揚州浮海至此。糾合義旅圖興復。明嘉靖時。里人葉炎鄭景張拔等。建祠祀公。配以杜公滸張公和孫胡公文可呂公武。春秋享祀不懈。事具志乘。又有大忠祠錄。備載田畝文移。及碑記詩歌。

國初因海禁遷居民。田散祠廢。享祀始缺。乾隆五年。諸生葉玉林等。重加修葺。今棟宇神像器物。翼然煥然。學使雷公鋐及守令。俱為守祠道士。再刻祠志。余門人傅有

光奎光兄弟請余為文勒諸石嗚呼為臣如公雖荒陬僻壤婦人孺子武夫徒卒目不辨史傳者亦莫不熱聞姓名如親睹其忠烈敬之慕之其祠在海內如廬陵燕市甌江閩嶺所在多有而仙巖為公所嘗信宿與義士杜張諸公詩篇激昂遺蹟赫赫官吏士民有不入廟知敬聞風而興起者哉公丁宋季所遭際何如其苦所樹立何如其難也而公矢志不易上與日月爭光下與河岳竝壽我　朝重熙累洽治越前古數天共慶升平之樂邊海銷烽卧鼓者百餘載矣人生光天化日中食德飲和安常處順仕者勉為賢臣為循吏為正直奉公為清勤盡職處者以詩書禮義勉為善士孝弟醇謹勉為良民型仁講讓馴至俗美風淳斯不亦時之甚樂而事之易易者歟是祠也振厲風教合古法施於民之祀所關於萬古綱常者甚大前後捐輸姓氏宜備載之至迎享送神用樂公自有正氣一歌聲滿天地道士可吹竹彈絲合其音節以和神聽感人心也

國學扶輪社印

顧鳳苞詩序

沈廷芳

士君子入則資賢父兄。出則重良師友。蓋以自少而壯。壯而老。其為學皆有所資也。吾友顧君鳳苞。幼稟庭訓。長而得師。兼善結納。其曾祖孝靖先生。行誼著於鄉。從祖伊在宗伯。撫中州有聲。王父瞻廬公。尊甫迎仙丈。俱負才卓犖。為詞壇名宿。鳳苞胚胎濡染。又自刻厲。早為老輩稱許。益都趙秋谷贊善客吳中。鳳苞以年家後進。負笈從游門下。士無敢與相甲乙。至其友徧天下。皆一時賢豪長者。所至飲酒賦詩無虛日。藝林傳為盛事。余自總角論交。事以兄禮。嘗春日過其花橋里第。烹河豚餉余。論詩終日。既而同遊京師。方寂寞中。則賭酒旗亭。踏雪郊外。以為樂。別去十餘年。縫縫之思。未嘗一日忘也。頃聞其為河使完顏公所薦。會余使泲上。遂幕中歡然道故。兩人年皆近艾。而情好益以篤矣。鳳苞文既高。艱於一第。羣相惋惜。而其詩一往情深。縱橫綺麗。於骨肉師友間。尤纏綿婉切。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平生所作雖多。然不自收拾。僅存若干首。以示余。曰子我知己也。盍論定之。余讀未竟。輒為太息。天之生才若此。其輔之以學又若此。而尚使其淪落耶。雖然。古之才士。晚達者多。唐高達夫五十掌書記。其後節度西蜀。為時名臣。鳳苞才遇相似。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哉。余序鳳苞之詩。而不禁有厚望焉。緣述其出處之際。父兄師友之淵源。暨吾兩人相與之梗

概如此。

教授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苹。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為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王尚書士正絕愛之。呼為王黃葉。以媲太倉崔華云。尚書復稱於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為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映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困貧出游。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為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徑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槭。繼歸於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包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為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論曰。曩在京師。于方子陳丞相。恒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

四十年所。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冶源。登憑槩亭。觀先生題名。其文灑然。其筆踪瑟瑟然。益翼然想見其為人。剝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為師矣。

方望溪先生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皐。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幟。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勗以孝弟。弱冠游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旂籍。方爰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乃徵召入 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 嘉歎。會修樂律曆算書。移 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旋充 武英殿總裁。

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還。 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許。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嗟歎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朞月間三遷至內
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 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
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
三朝恩厚。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
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
七百有奇。中隔黃河。歛土墳壅。牛車淖陷。遇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
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
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
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廢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己見。得專達。
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 抵報。而同列多厭苦之。
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修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即以衰病乞休。 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
二。先生平生。言動必準禮法。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
兄弟之不遇。得任子 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

餽遺悉予姻族之寠者老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緼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書宋李忠定公集後

祝淦

余讀史觀宋名臣至忠定公。既識其行事。益進考其生平。而知公故王佐才也。諸葛有言。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昔管夷吾稱天下才。學不勝則孔子小之。上溯殷周。若伊若呂。類皆積數十年精深沈毅之力。以端居而求志。一旦遇大有為之主。得行其所學。撥亂世致太平猶反掌。然秦漢而降。諸葛孔明蓋庶幾焉。當其躬耕南陽。非必有意當世。及其出也。殫智畢忠。以延漢祚。於天心厭棄之餘。而三分鼎峙。卒如夙議。此其裕於學。可知已矣。若公之於宋。業嘗委質為臣。非隆中高臥者比。其意以為雖下士不宜避禍。是故奮不顧身。以紓國難。收人情於既渙。卻勁敵於突來。其慮事之審。應變之捷。武侯復生。無以加焉。至於羣小嫉懟。排沮萬端。再起再躓。其所遇為最難。然而攻戰守備。措置綏懷。落落數大端。得行其畧。猶能存一綫於東南。而定偏安之局。此豈凡才小儒所能彷彿其一二者哉。況夫投荒萬里。飛渡絕島。蠻煙毒霧。瀕危者數矣。其悲天憫人。忠君憂國之志。不能一刻置諸其懷。而優游潛宦。傳易吟詩。未嘗不悠然自得。不可謂非學力之所勝也。予生也晚。嘗私心竊念。即欲如曩者祖道輩隨鞭鼓棹。炙休光而稱夙願。寧可得哉。然深慕公之為人。究公之遺書而讀之。讀輒廢書歎歎已復讀。流連往復。恍遇公於心醉神開之境。而見其行事之有以

悉符乎古大臣之所為。嗚呼。有才如公。與朱子所謂村宰相者異矣。昔東坡論宣公曰。才本王佐。學為帝師。以為唐三百年之一人也。吾於李公亦云。

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即異端也。求合於人。即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為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為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向事。即其間稍能自拔。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譽。以為身圖。此其人已不多覯。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往往聲應氣

求。以嚴其幾百川之東。述遂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為傳注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賢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為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乎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為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已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滏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求多取備之意。有彙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述二三者。總而彙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滏竊不自揆。以為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為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夫。

送雷中丞侍母歸養序

嘗讀朱子答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又曰。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至哉其言。不特仕以達道。官箴斯在。即隱居求志。亦安可一日忘此義哉。今督學都御史閻汀翠庭雷公。以太夫人春秋高。而請於　朝。得歸終養。甚盛遇也。然是行也。非急流勇退比。仕優則學。古有明訓。諸葛子謂非學無以廣才。如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樂不以身家而以天下。其才之裕於學者可想也。抑晦翁之論温公曰。不甚曉事。夫賢如温公。才如温公。相業卓卓如温公。而猶曰不曉事。豈徒為是苛論。天下事未可易曉。固如此也。公色養餘暇。益務慮下察邇。以進於無疆。學日懋。才日廣。上有以畜　九重倚眷之重。而下有以副蒼生仰望之殷。庶幾真能悅親。而於古大臣可無多讓也夫。

可亭記

瞿思睦

余家塾啟勝堂。老屋數楹。巽然而東嚮。每于五六月間。朝暉射檻。夕照翻壁。輒想昔人北窗風來羲皇境界不置。堂之左偏。故有小園。地高而望遠。烟村雲樹。映帶上下。予嘗欲于其中壘石為山。引水為池。瞰池以室。以為稚子游息之所。久之未能也。今歲之夏。客有過予者。周視園中。欣然樂之。請于其處搆一亭。余曰可。既成。復請名其亭。置額其上。余曰可。余惟自古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屏跡林泉之間。莫不皆有託焉。依之以陶情適志。遊目騁懷。然亦顧其時之可不可何如也。昔少陵棄官挈室。避亂入蜀。所至輒汲汲于草堂之營。卒之席未及煖。棄之以去。當是時。上失其政。石濠新安潼關之吏。慘滿心目。新婚垂老無家之別。痛入骨髓。而杜陵野老乃欲以乾坤一草亭。率其二子。栽花種竹。除架樹柵。長此明月清風閒曠之樂。如之何其可也。今予幸生太平之世。百年之內。食舊德而服先疇。無滿目生事之悲也。又幸以不才被棄。得偃仰于山水之間。今且老矣。無崎嶇蜀道之事也。園故李白遊憩之地。丹岫桃潭之勝在焉。不減萬里橋邊。百花潭上也。又有二子肄業其中。卧聽兒童書聲。殊勝門東索飯之泣也。又值屢豐之歲。耕有餘蓄。不藉助貲于當事親故也。而搆一亭。不亦可乎。夫事惟求當其可。以時則可。故不貴盈。適可而止。故不貴侈。而又幸斯亭之

差可吾意。而客之來遊者。亦皆許可也。是則以可名之宜也。雖然是亭也非吾自爲已也。將以爲二子讀書之暇之所憑眺而遊息焉者也。昔陶公誡子有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則吾今之以是名亭。所以誌也。亭經始于乾隆庚申夏閏六月四日。竣工于秋九月晦日。計工九百九日有奇。費錢百五十緡有奇。並記之。

龍門山寒泉記

太邑之治西五十里。有山窅然而深邃。初從口入。兩崖對峙如門。俗呼龍門冲。循崖上里許。有小院出沒于花竹間。曰半竹棲。山之僧古輪禪師所構也。歲己亥冬。余同一二友人遊其處。飲于井。泉味渾濁。心以爲山之可愛而無水。是山之不足。而亦余之恨也。今歲之春。余重遊而樂之。遂下榻焉。詢于山僧。山故有泉流出巖根。稍遠。汲之不便。因棄而未理。余急令導之前徑。林盡路轉。一帶榛莽。幽不可入。隱隱聞有溜聲。余乃攝衣披荆。即而視之。巉巖上聳。下有一石。狀如仰盂。徑尺餘。淺可手度。飲之味冽而寒。予謂此天然石井也。爰率伙童。暨山之衆僧。斧其荆棘。鋤其沙礫。前有小澗。疏之令無停壅。石砌其崖之上下。俾取之者不艱于趾。費日之力。剗削畚鍤。而翠壁刻露。石泉瀹然出流。遂爲山之勝跡。夫萬物之理。有美必彰。以山之不足者水。而甚有需于斯泉也。又斯泉之美。而世所少有也。宜其人皆知而求之。而乃棄置勿道。

以至於今。使非有好事如余者。將終莫之賞識。以沒其美。而世亦竟不得其用。豈不惜哉。易曰。井洌寒泉食。蓋言居得其位。澤及于物。如井泉之寒洌為人所食也。今井非不洌。井之泉亦非不寒。然生於窮巖絕壑之下。而為鼪鼬狐狸之所需。荒莽蔓草之所潤。未嘗有一涓一滴之及于人也。泉之所託未得其地。則其美之久而不彰固宜。雖然。余觀天下之物。其美在耳目之際。世之人往往以當前忽之。而物色塵埃者。一旦相見。歎然恨晚。此非夫物之美。必待人而發。而不關于生之得其地哉。然則斯泉之久不為人知。其亦有所待耶。山僧曰。是不可無以名之。余因名之寒泉。並為之記。以使後之飲斯泉者。知向之棄置之久。與今之表彰之由。而山之所以益為世重者。非偶然也。